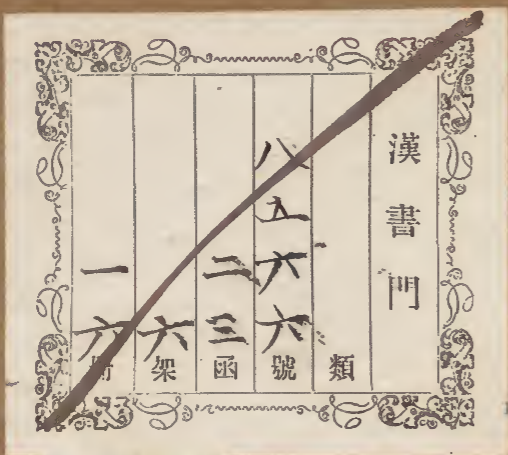


孟子

下孟五

盡心上之下 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6
冊數	16 (10)
函號	277 53

四書進講原本直解十六



淺草文庫

飢者言

此章要人去心之累首五句輕
引起人心句曰腹害于飢渴不
甘而以為甘故曰未得飲食之
正飢渴害之也人心亦皆有害
雖是害于兩端而此福澤却
必把高貴字出來與飢渴比並
只影影說酒人之心初本自湛
然不來能不以飢渴之故害心
則世心依然太空澄湛吾之心
十聖賢為當此心也故曰不及
入心為憂此處勿漫引處一
化齊見大志物等語須緊繫歸
到心上去纔是本旨

道何哉君子誠不容無惡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

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饑渴二字是影語到害心處要渾融說只把本色字還他如以饑渴

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添出貧賤二字則于下文人能無以饑渴

之害語覺間架有把饑渴害心直作實說亦太泥大抵去口腹

之饑渴易去心之饑渴難饑渴之中于口腹害淺饑渴之中于

心害深故以心論人去其害而可矣

甘是美甘食甘飲有不暇擇意正是正味害是害口腹人心

亦皆有害影饑渴說無以饑渴害則心便得其正人字指聖

賢人字指庸眾人勿混看○孟子說人言高下言心術始

則其受害之累不可不知也吾觀人之飲食自有正味惟饑

者得食則甘之不暇擇也渴者得飲則甘之不暇擇也是皆

不甘而以為甘未得乎飲食之正也而所以失其正者則以

不暇擇也

不暇擇也

柳下惠章

此孟子表和者之守惠之介就
在和中看出非介不成其為和
了介不止有分辨有堅確之守
意不以三公易其介非謂惠之
介不屆乎三公也只是借個三
公來形容他持守堅確就把三
公易他不得猶云不以三公換
之意

饑渴害之也然此饑渴也豈獨于口腹有害吾見溺采頤者
靈龜必舍淡嗜慾者天機必斲人心亦從此害矣人能無以
口腹之害為心害乎甘之情易眩也而精以擇之甘之情易
熾也而靜以鎮之則天真不受染于外性靈常超卓于中雖
不及人豈為憂哉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是柳下惠相而不足處若
一個混帳漢而已焉知其介若此

三公是至貴的爵易換也是他的介把三公換能不得○孟
子說人知柳下惠之和矣彼其進退行藏未嘗數數以明潔
不幾于隨世俛仰者乎不知彼和而聖非和而流者也中節
之和自有不易之介在肯以三公易之耶蓋至陋窮可甘而
實必不隱二黜可受而直必不變足以明其特操矣善觀惠

有為者章

此章暢為學當要其成意人之
有為者須打起精神去幹直究
其底止辟若掘井然此句便有
要其成功意提出泉字分明見
水在地中理在心上皆有源頭
可尋須會得到處方為大成所
謂一貫之學也掘井說九軌功
何等澹然及泉即一尺可也不
及泉即九軌不可也要看不及
字可見功不論淺深只以逢源
為主

之和者不可知其介哉

孟子曰有為者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為葉井也

單就為學說若別項事業便須有資藉或不能自必其成者且
與及泉意不甚貼然講中勿十分首象便見渾然此真為山章
稍不同此處無止字意
但未及者即同于葉耳

有為是發憤修為八尺曰軌九軌喻其功之淺不及泉喻其
效未得猶為葉井除其為廢學意○孟子說天下事非為之
難必探其源而後其為始驗故有為者於奮于一時持守于
末路遠為程而夢必至堅為任而防中衰其辟若掘井然掘
井者漸於得泉也苟掘至九軌而不及泉彼其功力雖淡終
未底于究竟猶為白葉其井而已亦何貴于九軌哉然則有
為者一問未達終屬半途總之無益于成敗之數矣念之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

有為者章

此章之旨
有為者之道自有其首節

以之舜湯武對五伯石重王伯
誠僞上不容帝王安勉上三之
字道道言不外仁義通以有字
貫者則有也實有地性之是
自然有的合下便如此由仁義
行極誠無妄同無借性於力身
之是從身上做去至那有用地
履仁路義去妄合真亦不借力
於人總之皆實全其固有者五
伯悖棄性真不能實有此道却
外假之以自文蓋實德不足既
仗詐力以圖之恐詐力不足以
服人又藉仁義以鎮之也然假
之之初猶覺得原非其有及假
之久而不歸一向沉埋汨沒
了惡知所假者非其所固有耶

惡知其非有也堯舜非不身行此道但性渾全道理只從
性中流出故曰性之湯武非失却性而始反求
之身也形色天性身與性非兩但不是合下稟得任性而出實
從身所修為上來故曰身之五伯惟甘心為假而至不歸遂併
無安身立命之
地豈不可哀
性之是德性用事由仁義行身之是修身以體此仁義假之
謂假借仁義之名而無其實久假不歸是終身不反于正惡
知非有是假之熱而忘其假○孟子說道術自有真人心不
容僞真僞之間帝王伯之辨而世道升降之機也夫稽帝治
則稱堯舜彼其於道其性之乎知不煩慮行不待勉以其疑
承者為渾合蓋生而自有者也慕王風則述湯武彼其於道
其身之乎執焉後全復焉後得以其實體者會本真蓋修而
能有者乎至於五伯托虛文以自飾附名理以欺人蓋道非
已有而假之以濟其私者也詎可與帝王同日語哉夫謂之

固有而自舍之以假于外至假
之久而不知其非有真所謂特
公之殆盡者此五伯之所以得
罪于堯舜湯武也與

子不狎章

此章見人臣當以正君為心上
二節述聖人放君之事而疑之
下節原聖人放君之志而斷之
通章重一志字○子不狎句引
其言下五句述其事太甲敗度
敗禮故曰不順義理二大悅須
重伊尹身上說上悅其能正君
下悅其能成君則固可放與重
在疑其不可邊伊尹之志必欲
盡舜之道親見於上下故其放

曰假猶明知其非已有姑借之以驅率天下也及假之之久
則見天下果為我動王道果為我據遂安意而不知反惡知
所假者之非已有耶既以愚人併以愚己既誤其身并以誤
天下帝王道統之真遂為天下裂矣可勝嘆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

又反之民太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看賢者二字
只借伊尹發論

後世人臣可照伊尹做否可與篡俱不粘尹說伊尹之志總在
天下而非自為也然此為天下之志在祿以天下弗顧處培植
得來非且夕
勉強所能就

子不狎伊尹自謂不狎謂不忍習見之不順指太甲所為不順
於義理說放是廢置桐是桐宮湯墓所在賢是處仁遷義反
之是以袞服迎反于亭賢者泛言志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

女甲也不過欲成就其君德以安天下之民而已矣然曰則可亦是處變僅可之意非人臣正法一無此志即是篡矣君果可放乎哉孟子此言直白當時聖人之心消却天下萬世許多窺伺之變極大關係

此章 素餐章 君子之有功人國素餐

之私意篡是弑奪○公孫丑問說伊尹曰予不欲習見嗣君之所為不順義理遂營桐宮以放之使近先塗而絕邪黨當其時民大悅悅其能正君之過也及太甲處仁遷義而賢則又以冤服迎之復歸于亳當是時民太悅悅其能成君之德也夫以臣放君上世未有也即此而觀賢者之為人臣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放而于君臣之大分初無所損與孟子答說亦顧其志何如耳伊尹之志公天下而無一毫之私其放之也為天下也其歸之也為天下也使為臣者有伊尹之志不得已而為伊尹之事庶乎其可耳若無伊尹之志而欲效其放君之為則是專擅自私篡奪君位者也然則為臣者豈可藉口伊尹而冒篡君之罪也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

之論原非欲君子自耕而食即以傳食諸侯為泰是也註無功食祿非常數之祿只是傳食如君饒之粟之類故孟子把士之功說一番要抑揚重不用一邊方是孟子本色居人國不是仕偶在人國中耳其君用之不是用其身只用其言與子弟從其教對看言君子之居人國其君能用之固足致安富尊榮而造無窮之福矣即君不能用之而子弟從之則其德教之所薰陶道範之所表帥亦秀弟忠信而世道民風皆賴之以培植豈必皆君用之而後見其功也此其素見與耕而食者萬萬矣故曰

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孟子在當時本曾見用于君而有安富尊榮後之學者夫安富尊榮之功顯在人國更易見孝悌忠信之功陰在人心更難知此與答彭更之意正同聖賢直是見得師道與君道一般關係

素餐謂無功而空食君子暗指孟子居是國謂隨所寓人國用是用其納誨之言安是國家寧謐富是府庫充裕尊是爵位崇高榮是聲名光顯子弟乃民間之俊秀者從之是從其道德之教孝是愛親悌是敬長忠是不欺信是不偽孰大就有功說○公孫丑問說詩曰不素餐兮信斯言也君子必居位有功而後可食人之食不然空耕而食矣乃今君子不耕而食何也孟子說子疑君子之素餐乎不知君子之居人國也許謨碩書足增重於朝宁而丰采道範尤足轉移乎民風

孰大于是孰大亦要發揮不
是計功受餐乃論其理如此

王子墊章

此章見士所志之大首節因問
而示以所尚在志下因其未達
而詳示以所志之實也下節正
發上節意○墊以士居四民之
首既不肯為農工之事士為草
芥之臣又不能為公卿大夫之

故其君能用之以行其道則國以安而用以富位以尊而名
以顯固君子之功也即其君不用而子弟能從之以率其教
則入以孝而出以悌存以忠而體以信亦君子之功也夫君
子之食報於諸侯總之膺人君養賢之盛典今焉下率子弟
以正民風以厚國俗使人主之教化不至於凌夷厥功懋矣
詩所謂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奚必用之安富尊榮迺稱功哉
子何疑君子之不耕而食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
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
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學者多泥謂殺一無
罪四句作志中籌度
之語若曰我得志必不為此非仁非義之事則此句已議盡尚
志上使不消着居惡在四句細看來殺四句只說個仁義是
如此居惡在以下則正言士所尚之志以見其備大人之事也
以其志之所宜相處謂之居以其志之所率循處謂之由以其

事故以何事為問亦不耕而食
之意也然士既無常職又不親
細務惟有尚志而已尚字要發
揮身雖卑微志則高大卓抱偉
負超出尋常萬萬士之所以為
士者正在此已包下二節意殺
一無罪四句泛論居惡四句方
說尚志兩非字及惡在是也等
字不是孟子斷言俱就為士的
心中所尚言仁義而已矣蓋仁
義吾心之天理天理在吾心也
至高潔至光大不殺一無罪滿
於子皆惻隱之心不取非其有
素履問無苟且之行居必以仁
行必以義心體常不損壞不放
龜亭亭獨立于倚伍之上則居

所居所由之獨崇處謂之尚以其尚之所主存
處謂之在以其志所在之無所不包涵謂之備
事以所業言尚志是高尚其志仁義以所尚言無罪見不當
殺意非其有見不當取意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身之所由
言大人即是公卿大夫事即仁育義正之事備是預備○王
子墊未知士之所務乃問說士居四民之首不知其果何所
事若將謂廟廊有事業而巖藪無經綸矣孟子說夫士也修
藏方領其事即未可見惟是念念提醒不敢失墜尚此志耳
墊復問說士之尚志何所謂也孟子說士鳥乎志哉世尚操
切而上則獨尚此仁世尚勢利而士則獨尚此義而已矣一
夫含寬足乖天和則殺一無罪非仁也一介憚人足玷清修
則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非仁不居而所居之宅惡在乎在
此仁為一心之渾涵藹然天地好生之德也非義不為而所

仁中已備大人正天下之事由
義中已備大人正天下之事見
得尚志備大人之事便是士有
所事勿謂士但有志而已首末
二事字正相叫應

仲子章

此章見人當全大倫仲子無讓
國實事但以不居不食推之設
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便以為
大節而信其賢是舍簞食豆羹
之義小之也讓國亦非小事對
大倫言則為小耳但大倫字且
勿露亦勿入矯廉意義字從不
義字生來人莫大焉大字指虧
欠說勿出罪字公親戚君臣上
下是仲子一生大病痛處縱有

由之路惡在乎在此義焉一身之率履坦然天地裁制之公
也。以士之居仁如此由義如此則大人之幘幘宇內宰制六
合者事不居然備乎士備大人之事而所志不虛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
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
哉。仲子不得為賢全在廢大倫上使仲子能全大倫而又弗受
臣上下是仲子實事讓齊國却是虛事

以虛事形實罪此是孟子鼓弄手段
仲子即陳仲子不義就不當得說信之是以讓國為大節而
信其賢是字指不受齊國說舍簞食豆羹小廉也義字對上
不義說亡親戚指碎兄離母言亡君臣上下指不食君祿言
小者是不受齊國之小廉大者是賢德之大節○孟子說人
之稱賢於世惟完此倫紀為兢兢而細行不與焉吾觀齊陳

苦節總不足觀小大二字只泛
說勿填實信其大者與人皆信
之相呼應

補孟子論不義之萬鍾不得與
魚食豆羹等而此不受齊又
竟如舍簞食豆羹此見孟子

桃應章

此章設辭以示臣子用心之極
首四節言泉陶奉天以執法末
二節言舜委曲以全親玩桃應
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
各盡然各盡中却有相成之意

仲子者修矯節於於陵設或不義與之齊國彼必謂有汙於
行而不受人皆信之曰偉哉仲子淡泊明志其賢足稱也我
則以為僅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何也語倫之大者必曰親戚
君臣上下而人孰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哉今仲子辭兄
離母親戚亡矣不食君祿君臣上下亡矣彼於大者猶未有
樹區區以不受齊國為令名抑眇乎其小也苟以其義之小
者信其節之大者是所重在細行而所輕在大闊將使矯情
于譽之夫蒙賢聲於天下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
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
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負
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詎然樂而忘天下○人多謂孟子此等問

須以情法翻弄斷制○為臣者以法為重雖天子父不赦也況其下乎為子者以親為重雖天下可棄也況其小乎皋陶奉法于天其執親者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窮之既去後則法中未始無情舜曲全夫親其竊迷者情也然寧使身失天下不欲使身撓國憲則情中又未始無法執猶言執法非執瞽瞍也禁之謂止其執也有所受謂法本如天討制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安得以其君之故而廢之勿作受之於堯然則守承上不可禁來如之何重全父一

中若無真忠臣守法之心與真孝子愛親之心者決不能答此愚謂桃應此等問頭極妙既得孟子議論後世為臣為子者有所持循矣若在俗儒當此問處定答之曰此時瞽瞍已底豫想不殺人了把許多道理一筆勾抹而聖臣守法聖子愛親種種方便後人那知天子是立法之君士師是執法之臣執之是執法然則承執之來受之言此法本于天討人君特受而行之爾然則承不禁來做是弊壞蹤是草履遵是循海濱極言其遠樂是樂其全親忘天下以心言○桃應問說天下事處其常者不足以難庸眾惟處其變者且得以窮聖賢設若舜為天子語愛親者莫加焉皋陶為上語執法者莫加焉一旦瞽瞍殺人斯時也殺人者無赦舜將撓人臣之法以庇其親乎皋陶將刑天子之父以伸其法乎區書適當使情法兩全必何道而可孟子答說上師天下之平瞽瞍殺人法所當罪為皋陶者辨之

在舜心上推出來竊負二句一連遵海濱即其逃也舜亦非輕天下棄之如做蹤以親之故也終身即終身於海濱之謂法不河逃而海濱可逃法不可避而天下可避惟避天下故得避法惟不有天下故得有其親如是則情法兩全矣

而已矣豈以三尺法而為天子父錯貸耶桃應說皋陶固以執法為正而舜為天子予奪之柄其所自主獨不能禁皋陶之執而忍以三尺加其父與孟子說舜雖為天子惡得而禁皋陶之執法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皋陶之法蓋受之天也安得以庇父之故而廢天討之公也桃應說舜既不能禁皋陶之執則瞽瞍必陷于舜矣舜如何以曲全之也孟子說舜之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其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之輕也吾意當皋陶未執法之先計惟竊瞽瞍負之以逃遵循海濱而處耳蓋舜之愛法無減于愛親舜之愛親有甚于愛天下將終其身斯然天倫之為樂而忘天下之非我有矣如是而舜之愛父者至矣而于國法無妨也皋陶之執法者全矣而于人情無傷也斯其為聖賢用心之極乎

自范章

此章見人當以性分自養者一節是西王子所居之異以起居廣居者之尤異下節即魯君證所居之異則知居廣居者之尤異語意都在居廣居上

自范三節

曾然之歎因王子而起發非徒為一王子致羨也居以所處言養以享用言大哉居乎就能移氣體講上言居養下獨言居者有是居便兼得養此三句且泛言夫非盡人之子言亦人子耳當緊緊連下節王子宮室三句說同處非謂其制度華美之同也只是人居宮室彼亦居宮室

之類曰多與人同便見終有不入殊其居使之然也蓋以尊居國儲其丰度自邇迥別耳帶養在內况居天下之廣居乎承王子的所居說來天下二字亦要發勢分之居止一人耳廣居之居則八荒我闢六合為家故曰天下之廣居居得此廣居天地萬物之禮度常在吾胸中心廣體胖而益背真迥然於尋常之外者其氣象不尤異乎

魯君節

此節引魯君之事雖以證王子亦重明廣居意守者所云非疑詞蓋異之也此無他二句孟子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居養所移華美假于人也取諸自外者也剪絲為花可與造化爭光乎通以居廣居為主前說王子為廣居而啓其端後言魯君為廣居而暢其說須認心體包天下為廣居存其所謂包天下之心謂之居廣居本文無仁字不必露出為妙

范齊邑名喟然是歎聲居就居處之崇高言氣乃氣象之氣移易也養就祿養之豐厚言體乃體態之體大就所係之重言盡字作皆字看孟子曰三字衍文宮通一家而言室是宮中之闔房車以乘載馬以駕車衣通指衣裳服指冠冕之類多大槩也彼指氣體異人說居指嗣君居位言廣居以心之

所存言之宋是欲往宋國呼是或有命令夫人而呼之非自呼也守者守城門之人吾君我君俱指宋君言聲就呼聲言之此字指二君之聲音相似言○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有感而喟然歎說人之氣體稟乎有生之初立一定不易但居尊則移氣而其氣自充盈養豐則移體而其體自怡泰大哉居乎其關係良匪淺也夫王子獨非盡人之子與且以言乎王子居而宮室乘而車馬服而衣服多與人同也而王子之氣體若彼其異者特以告儲貳之位而兼備福澤者有以使之然也夫勢位之居尚足移人而表表出羣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彼其一掬涵宇宙精完而神自明方寸羅古今養遂而光自奮其德克之符又當何如令勢位者見之不覺爽然自失者此其說微之魯君焉魯君之宋呼于埴澤

推其意以照應上文聲出于氣
氣移于居居相似故聲亦相似
觀於勢分之居而又何疑於性
分之居乎

食而章

此章示人君禮賢之道首二節
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
貴於敬下恐人認幣帛作敬故
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首
四句文雖平空相遞說歸重敬
以起次節恭敬之意愛如聞
其名而羨之哀其窮而收之與
尊德樂道者自別愛敬自有淡
淺人養大馬尚加愛惜豈則養
養之而已故以豕交獸畜分言

之門乃守者曰此呼者非吾君也何其聲似我君也夫聲之
相似豈有他哉蓋所居之位魯與宋均躋列侯之尊故所呼
之聲亦相似也居之移人較然著矣何惑王子氣體之異耶
又何惑居廣居者之尤異耶吾固願人之自廣其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

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由食說至愛由愛

有所以為實如幣帛所陳粗言之不過為食之儀即淡言之
不過為愛之物故無幣帛未將的意思思君子必去之惟恐不
速矣須認末節恭敬二字即上節
幣帛未奉時先有恭敬之心恭敬而無實此恭敬以幣帛說

食以養言弗愛是不知保護豕交就弗愛上說不敬是無誠
心獸畜就不敬上說恭敬是敬賢實心將是奉幣之未將是
無實是不以心將之意虛拘是空留○孟子說人君之禮賢

豕交曰獸畜見非待君子之
道待君子全在一敬字幣帛則
所以將吾心之恭敬者蓋折節
下上之誠齋積於中特假幣帛
以成其文耳此恭敬之實也若
徒以幣帛而無恭敬之實心全
是虛套了君子豈為此虛套拘
耶虛字從無實字生來然語意
只重圖君不能待賢上不重賢
者不肯辭意

形色章

此章示人盡性之學凡具於身
者謂之形運於形者謂之色形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天性非形性
色不是空容一個形色乃是天性靈明發處於此眾人視為血
肉之軀把這性來戕賊壞了而高談性命者又墮體懸應離形

也交以彰之實以主之有如予以周旋之數而全無推置之
恩是食而弗愛也執此以交士謂豕交之可也存之以體極
之情而殊無隆重之念是愛而弗敬也持此以畜士謂獸畜
之可也然則待君子者必由是恭敬矣夫所謂恭敬者豈徒
以幣交而已哉蓋幣之未將者也有此真懇之念存于無文
之先方有北陳帛之儀達其中心之欵此文從情生恭敬之
有實者也賢者所以監其忱而不忍去也向使未將之先止
以幣帛為恭敬則青黃黼黻之陳奚當于實意君子曰是亦
豕交我爾獸畜我爾君子豈為此虛文而拘蓄其身哉固宜
苟簡之朝無賢士之迹矣

色天性不可兩層看形色就是天性苟非天性則耳目口鼻手足一形耳何以各具個靈明能視聽臭味持行色色活動即形便有色色即在形上見之故下只云踐形踐此履其實之謂也惟字重春眾不能盡性故形多虛幻人亦惟到聖人地位方能盡此天性以填實其形色如天聽大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完不得一個形軀更不虛幻也然受字與惟字止相應

不曰盡性而曰踐形妙甚孔子之耳順方是踐耳之形他人都是鸚鵡顏子之見卓方是踐目之形他人都是瞎孟子之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方是踐身之形他人都是疲瘳疾痿痺不仁之人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替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武紵其見之譬于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此章見論禮當本于至情意上二節孟子因丑附短喪而致其譏下二節孟子因丑證短喪而釋其意通章重論齊王上

此語意是宣王自欲短而為期但丑附會其說以為期雖短而不甚短猶勝于已而不為服者此正是長君之處故孟子責之是循句照上為期二句說亦教之以孝弟不可分季貼短

短喪二節
欲短喪者欲短三年的喪制愈勝也已止也終臂是戾其手臂謂之是勸諭姑且徐徐遲緩之意季弟以人之真心而言其母是所生之母傅是王子師傅此字指數月之喪言欲終是欲終三年之制不可得壓于嫡母也加一日可伸一日之情已止而不加矣之禁是禮制無所限非為是自不肯為○且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齊宣王議欲短之無論廢先

然若姑終元玩本文是簡字承
其意未敘之以卒與子謂之
愚字相照通就終兄者說而令
短喪意在內親喪不日不可短
而日定期是猶終兄不日不可
終而日徐徐教人者可若是乎
得也孝弟字極妙孝弟者孩提
之愛也人之真性也知得孝弟
比伴自不敢終而繼喪其忍短
乎哉短喪意只此緊補不可混
攪在裏面

王子二節

王子有其母死其生母也非嫡
母也若此者何如此字指數月
之喪說且蓋援王子之事欲自
解為期之言耳豈知王子之喪

王之禮而於心亦忍矣公孫丑乃附會之說為替之喪不猶
愈於已而絕不為服者乎孟子說親喪不可短猶兄臂不可
終也王欲短喪子謂期愈於已足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
姑徐徐云耳夫徐徐亦終也豈所以教人哉自我觀之孝弟
者根於天性之不可易而教人者當動其真情之不容已吾
惟以孝弟之說教之則彼自知見之不可終矣王欲短喪子
何不為孝弟之說而為猶愈之說以蹈於徐徐之失乎丑因
孟子之言無以自解適齊王之予有所生之母死者不得終
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故舉而問說為期之
喪既不可若此之請數月者尚未及期其是非何如孟子說
齊王所處豈可與王子例哉王子壓於嫡母之尊欲終三年
之制分有所禁不可得為也以欲終之心限於不得終之制

壓於嫡母是有所制欲為而不
得為也不得為而為則一日為
多可見為王子請者為是矣若
王於勢無所禁得為而自不為
也得為而不為則期年為少可
見附會齊王者非矣末句不徒
責齊王實責丑不當附會以成
之也

五教章

此章見君子作人之廣首句作
一言下詳其實而申之玩所以
字都在君子身上說君子繼在
開來無非為斯道計故隨人隨
地皆教思所流時雨化者重一
時字時雨之化迎神機也機將
動而吾迎之一點即化史無停

毋論數月雖加而止於一日或可盡一日之情猶勝於已而
不為者故其傳之為請者是也我前謂子之不能教王以終
喪者謂夫王於禮制得為而莫之禁欲短而不肯為者也非
欲終之不可得者比吾子正當有以教之而乃附會以成之
責將誰諉又安得以傳之請為解耶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
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

教也五教要味所以字重在君子施教上不重受教者說下化
說畢竟是君子教澤所及若
教澤不廣欲私淑艾無從矣

君子是有覺世之責者五教是五樣的教思時雨化謂有感
即通如及時之雨潤物而物即化成是成就德指天資純厚
欲自修者達是通達之義材指才質明敏欲有為者答問是

待而形迹俱忘矣兼資學言如
類之卓曾之唯更不費力此其
實上者成德有造就意是因其
性之近而激勵裁抑以歸于成
達材有開導意是因其所能及
其所不能而推致以盡其量答
問則因其問而答之此便見不
阿不輕語意淑善也艾治也隨
契慕而進于善亦有斬絕自新
意未句括上意而申言之要發
君子立教之心方妙
補化者不知其然而然無迹之
謂道到微妙處自是說不得
除是學力已足自家有個悟
頭略一點醒即融然而化矣
或德便待要費力與化者遲

因其有問而答之私淑艾是竊君子之道以善治其身此五
者指人品時世之異言○孟子說古今道術賴有君子之教
吾觀君子者甄陶所及而賢愚愈受益化導所貽而遠近得
沾被其所以教者五焉五者何彼上士之解在言前機介欲
達未達之間乘此一點化之得意得心而相悅以解真時雨
之潤草木不先不後而其化自速者此教之上也修巧之士
以德著君子曰是天資沉潛有可成也涵育薰陶必費于全
而無所虧此又一教也類悟之士以才稱君子曰是才質明
敏有可達也抽揚開導必盡其長而無使鬱此又一教也若
才德有未備惟因其詢問以為答則解一疑辨一惑庶幾祛
其蔽而還之明矣斯非一教乎若時地不相及惟私竊遺澤
以善治其身則誦一言法一行猶之從吾遊而授之業矣斯

速不同又速則則又與德
者精粗不同矣答問如鄒夫
夷之則又淺矣私淑艾如孟
子之于孔子則又不問淺深
矣故章內有次序聖人教人
各因其材真猶化丁隨物賦
物焉耳

道則章

此章見教不容貶意首節公孫
丑欲孟子貶教以徇人次節即
曲藝來比說末節正言其意見
教之不容貶
道則二節
高美二字不平美則因其高而
贊之也地位峻絕超然無伍即
此便是極精妙處詎不美哉登

非一教乎其教也哉因人以爲路人因我而得飽其所以教
也我樹之的而彼不得不趨我操之符而彼不得不合有君
子之所以教何論品之高下時之先後哉而世又安有棄人
哉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空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
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
從之引字不發字躍如字皆就射上影出來此是孟子文字妙
處引者引其端發者發其率不但不告以得之妙即學
之法亦有不得而盡發者此不但道學非言所能盡即一
言可盡而教人之法亦須待人自家理會方有心得見可言可
示者皆是粗迹雖是粗迹而至精之理已昭然在至親之中故
曰躍如也昔香巖悟道感馮山指示之恩遙拜謝之人問其何
爲感馮山香巖曰只重他當時不
與我說破此便是能者從之的事
高是峻大美是純粹登天見其難及彼指學者孳孳是龜勉

天正形容那不可及處口擊擊者言得着實用功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欲孟子少貶其教非貶道也。不知教有成法曲藝且不容貶。匠有繩墨射有彀率大匠與羿能引之。後能匠能射者從之不為拙者改變也。然亦豈能改變得。

引而節

此節正言君子之教引字以教之成法言兼知行聖人兩端必竭何肯秘其得之妙蓋妙不容言雖欲發而不能非能發而不欲也。躍如正形容引而不發模樣真機活潑現前皆是也。孔子說無行不與正是此意中道不

之意拙工是無能之工改易也廢不用也繩墨凡木用繩以正之墨以直之拙射是無能射者彀率是彎弓之限乃射之法度變字即上改廢字引是引導以知行之方法不發是不闡發其所以妙處躍如是所以得之之妙即躍如在目前中道對登天看立是卓然定在此從之即及那中道○公孫丑問說夫子之道則巍然其高且粹然其美矣學者非不欲進而企之也瞻仰彌勤上達無階宐若登天之難然似不可幾而及也夫子盡少貶焉別為卑近之法使學者為可幾及而日孳孳焉用力以求至也果若升之見是以教有可貶也于道也味矣于其學也拙矣孟子曉之說夫教孰不有法哉不可得而貶也試以曲藝觀斲莫善于大匠彼其於學工者惟是操繩墨引之不為無能之拙工而改廢之也射莫善於羿

可把非難非易來說丑之所疑在難一邊孟子所指亦以破其難之說故言此躍如者而即在不發中見得則此道豈是高尚不可幾及乃是中道而立不容低昂也。立是踏定根脚不少改變之意能就學者有為說從即顏子欲從之從正是他能處中字與首高字登天字相照從字與及字相應從之則及之矣。當知此立字與顏子如有所立卓爾意同但顏子是自學者會道的機括言蓋自學者不道的機括言然皆學者首會得此個機括故曰能者

彼其於學射者惟是操彀率引之不為無能之拙射而變易之也曲藝且然況君子乎君子之立教也可以言傳者法也而不可以言傳者妙乎法者也故引而不發指陳有方固明示以可由之路而舍咀在意猶未盡于各言之中然雖不發而活潑真機語不能顯亦不能藏蓋躍如于心日間也。即此而觀君子之道豈誠不可幾及若登天也哉平中有高而高不過亢易中有美而美不入玄昭昭乎揭中道以立其的惟待心思精學力奮之能者自能潛心體會由其所引而悟其所不發即其所不發而契其所躍如從之而與為一矣彼不能者亦拙工耳拙射耳君子且奈之何而肯貶教以拘哉。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身者也以已為主也曰以道殉人從人也以人為主而依

從之

有道章

此章為枉道徇人者發首節俱重道上道與身原是一物道即生身之性身即凝道之官道殉身身殉道總是身與道俱未嘗相離之謂以道殉人者身出而道不行道屈而身不退忘却自己身跟着人以求利達是與道為二矣豈可哉身字對下人字說未聞二字有慨嘆意

滕更章

此章見受教之貴誠意若在所禮若定若也禮主答問言只不

附之也此正而道在道之別

有道是治世以道殉身是身出而道在必行無道是亂世以身殉道是道屈而身在必退以道殉人是枉道以徇從乎人○孟子說上君子以身持世惟此道耳是所俱出俱入而不可須臾離者故天下有道抱道之身必為天下庸矣則身出而道在必行以道殉乎身焉天下無道致身之道不為天下容矣則道屈而身在必退以身殉乎道焉不為殉身則以身殉皆由已而不由人也此吾之所聞也未聞以吾身自有之道為希世梯榮之媒而以殉之乎人者也舉有道無道無一可矣不亦可慨耶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

答其問便是不加禮不知人之

受教全要虛心一有所挾則一段驕盈之氣先橫于胸中如何能受教挾貴不是我貴了不怕彼不我答見他心中道吾貴的却能忘了貴求下學有此意思便是挾貴下俱做此有二雖指挾貴與賢但虛衍勿填實更見蘊藉不答正以挫其挾心而覺之使虛冲受教所謂不昏之教誨也

答也滕更有二焉

公都子疑孟子之不答以其貴與賢孟子表只虛含着更見鏡花水月之趣須知不禮是禮不答是答方是妙解

滕更是滕君之弟在門是來學孟子之門若在所禮是疑其當加敬不答是不答其問挾兼有而恃之意貴是有爵位賢是有才能長是有年齒有勳勞是有功于師故是於師有舊好皆字指上五者○公都子問說滕更之在門也以列侯之介弟有好學之盛心夫子宏嘉其志而在所敬禮矣乃有所問而不之答何也孟子曉之說我之不答滕更也豈故不加之禮哉蓋虛者受之府也謙者益之基也若知有已之勢而挾貴而問知有已之德而挾賢而問恃其年之長而挾長而問恃有功於師而挾有勳勞而問恃有善好於師而挾故而問凡此五者總之求師之意不誠而受道之心不篤皆所不

於不可已章
此章見人之用情貴審以處事
待人修為三者開說俱重上句
下句就上斷其如此不分兩時
看天下未有遺棄其大幾而猶
能奮神于庶務者此見該做的
決已不得未有恩弛于至親而
猶能澤流于疏遠者此見該厚
的決薄不得未有急迫于其始
而能繼于其終者此見該從容
的決性急不得三者皆就人情
所必至者而言以示戒耳須知

答也今滕更之在吾門以貴則籠弟矣以賢則知學矣其所
挾有二焉一之為甚而況二乎此吾之所以不答也豈輕夫
一滕更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或謂其進句又補前二者之缺蓋恐於不
可已者既不已矣於所厚者已不薄矣或
又有進銳退速之病也看來進銳退速與上
二項終不類不必牽扯只開說覺疎爽無痕
不可已是事體之最急的無所不已指其緩者而言所厚乃
情誼之最切的無所不薄指其疎者而言進銳是用意太急
未得此又圖彼退速是氣力不能繼其退即在目前○孟子
說天下事有要恩有序學有漸不可不知也惟智者知務能
以所不已達之於所可已苟于綱常名節之重不可已者也
乃以怠心已之則自此當次第而及者肯一勵精乎無所不

退速就在進銳時蓋意氣方盛
之時已有將衰之勢不待既進
後退也

君子之於章

此章論君子施恩之等上四句
言恩不混施下言所施自有次
第不容混故也乃下明上意不
用過文作轉語自其情意肫切
處為親痛相通處為仁樽節
矜全處為愛上四句重愛之仁
之而弗親弗仁處輕下二句重

已也惟仁者善推能以其所厚達之於其所薄苟于懿或故
舊之親所宜厚者也乃以忍心薄之則自此當錫類而推者
肯一敦篤乎無所不薄也惟勇者不息能以其持循而成其
漢造苟于崇德廣業之務所宜循序收功者也乃以躁心進
之則鼓銳之極意過張必折力太勞則傷其進必不繼矣吾
見其退速也是以君子作事有要而推恩亦有序始進可勵
而末路亦可虞如此用心庶幾可免于弊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言君子之善推恩語意一直說下註有
序字只是厚薄輕重之等不是先後之序
蓋民比物為貴親比民為厚愛淺于仁仁比于親等級次第不
可混亂所謂序也若曰先親親而後仁民則非此章之旨矣
物指鳥獸草木言愛是愛惜不暴殄之意仁便有許多惠澤
意親是恩義之至切意上親字是用恩下親字指一家之人

親親仁民而仁民愛物處輕方
不重。○仁視愛加隆。○親視愛尤
加隆。○此所以愛而弗仁。○仁而弗
親。○
補暴殄者固非愛物。○梁武之宗
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
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
物。○無怪其于民反不仁也。○墨
氏之愛無差等。○亦非仁民之
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
親民。○無怪其于親反不親也。
是皆倒行逆施之道。

智者無不知章

此章見人君當知務首節論仁
智所務而舉堯舜以實之。○下節

此句是施恩有親疎之等。○仁民句是施恩有厚薄之等。○孟
子說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善用恩者順之而已。○故君子
之於物也。○待之以樽節。○沐之以長育。○愛之矣。○然取用固所不
廢。○而弗以仁施之也。○于民也。○勤之以喫味。○勞之以撫循。○仁之
矣。○然敦睦若有所靳。○而弗以親施之也。○蓋民雖同胞。○而以親
視之。○則親疎殊矣。○故家庭之間。○靡非至情。○周洽至於民。○則仁
之而已。○敢以一體之民。○而上擬一本之親。○乎不然。○于民厚矣。
謂懿親何物。○雖吾與。○而以民視之。○則貴賤殊矣。○故閭閻之間。
靡非湛恩。○汪穢。○至于物。○則愛之而已。○敢以異類之物。○而上等
同類之民。○乎不然。○于物厚矣。○謂斯民何。○此君子所謂善推恩
與。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

即不知務者以為仁智之戒。○全
于知務上看。

智者節

無不知無不愛。○仁智之全體原
是如此。○但體無不具。○而用或有
不周。○故當知務。○惟急當務。○則舉
其大。○可以該細。○萬務無不舉矣。
惟急務親賢。○則廣其仁者有資。
而仁恩無不被矣。○此四句。○只泛
論仁智之理。○非論兩等人。○觀下
以堯舜實之。○可見急先務者。○授
時齊政。○封山濬川。○是也。○急親賢
者。○堯求得舜。○舜求得禹。○皋陶是
也。○都重在兩急字上。○見他知務
不能節。

此節如詩之興體。○正意寄在言

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飲。○而問無齒決
是之謂不知務。○
兩急字最重大。○智不必職。○詳大仁不必躬。○濟而
急當務。○急親賢者。○哉與末節之問。○察一般。○而仁智病矣。○此之謂
不知務。○上應前二務字。○不知字。○正反照前二急字。○真大經濟語。
無不知。○自智全體說。○當務是最所當知者。○無不愛。○自仁之全
體說。○親賢是最所當急者。○堯舜之智。○指如神濬。○皆言徧。○是周
徧急先務。○以治曆明時。○封山濬川。○言堯舜之仁。○指如天好生
言急親賢。○指舉舜舉皋陶。○為天下得人。○言三年是喪服之重
者。○總是總麻三月之服。○小功是五月之服。○皆喪服之輕者。○察
是致詳之意。○放飯。○大飯放肆無節也。○流飲。○長飲流蕩不止也。
此不敬之大者。○齒決。○是齧斷乾肉。○此不敬之小者。○孟子說
仁智者。○帝王所以撫臨天下者也。○彼其分量最大。○而其窳會

外今之為治者含其所當急而
瑣屑於民物之間不能二句是
例舍重務輕意放飯二句是例
舍大務小意不知務却以不知
天下國家之大務言收微上節
二務字

一說上言先務當急下言親
賢正是急務智以知言是知
當務在親賢仁以行言是急
親賢之先務故上曰當務為
急下曰急親賢為務上下務
字緊相照應若以本文親賢
一事別尋一二件為先務以
對之似亦虛實不類試觀舜
禹皋陶未得則以為已憂不
容一日緩者何急如之舜禹

最約寡會固所以為分量也夫智者以兼照為神何所不知
哉然必察察焉自炫其聰明此必窮之數也惟就其中有足
為當務切要者吾從此亟圖焉則要領握而百為次第奏功
矣仁者以兼容為度何所不愛哉然必煦煦焉各遂其情欲
此難繼之術也惟就其中有足為皇家倚毗者吾從此急親
焉則付托效而埏埴禔福蒙休矣觀堯舜可徵已欽明濬哲
其智豈誠不足以徧物哉然而弗為也當其時所急者惟授
時分野修府敦彞之務直先加之意耳如天好生其仁豈不
足以徧愛哉然而不為也當時所急惟惇德允元敷流總師
之賢直務親為急耳此堯舜知仁智之務也乃今之君不務
其所急屑屑焉躬親委瑣身為撫字于仁智何稱焉是猶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忘其重而求其輕也故飯流歎

卑賤之既得則與之都俞吁
嘯賽歌于一堂之上何親如
之故論語以知人言智而兼
愛人之仁意可見矣

不仁章
此章做好戰者首節斷惠王不
仁而言其意下節因問而詳其
實要重不仁者一邊說

不仁節
不仁哉句且虛仁者四句只泛
言其理以仁者起不仁而惠王
不仁意在言表二及字微不同
仁者之及是推及有充廣意併
其所不愛者皆愛也不仁者之
及是波及有連累意併其所愛
者皆不愛也仁不仁之分其端

而問無商決忽其大而究其小也者者雖有所急而小
急也且遺于所知所愛之外者多矣其可謂知務乎哉信乎
求仁智者惟法堯舜而已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
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仁者天地萬物為一
體民豈其所不愛也
哉且原惠王本意豈為土地不為民只云以沒緊要土地及其
民併及其子弟耳若謂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
弟於理有礙且語無難
緩不見叫難當時之意

不仁是殘忍仁者以所愛及所不愛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是也不仁句反看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謂爭地也糜
爛是血肉塗地將復之是欲再戰以雪其恥繩是逼而使之

甚微而其流如此

公孫丑節

何謂也是問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固已味輕車之等及不勝欲復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膏血生靈貽禍骨肉皆白好戰一念始之不仁之禍可畏哉須知惠王置子弟于軍中以堅民心本期必勝後來兵敗被殺却似驅之以殉耳孟子欲止當時兵事之禍故挑出惠王心事以覺之欲人惕然傷心而罷戰爭也

意子弟指太子申殉是以歾相從之謂○孟子說君德莫大於仁尚矣若梁惠王其不仁之君者哉何言之蓋仁者生理藹然流盎所愛者愛之即其所不愛者亦推及焉萬品皆涵育也是故以仁稱也不仁者生機斬然斷矣所不愛者不愛之即其所愛者亦波及焉懿親皆荼毒也是故以不仁稱也惠王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非不仁而何公孫丑問說太子謂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果何以稱焉孟子說梁惠王以闢土拓地之故置民於鋒鏑之下使之糜爛其血肉而戰之蓋啓驅之心方熾甘以其民于敵矣不幸大敗將欲復戰以雪其恥然國兵新破民不用命或不能勝也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欲以身其心而壯軍聲豈知晉國式廓未增而骨肉已先及淪亡乎始也利人之有而貪得無厭終也

無義戰章

此章著諸侯無王之罪首節斷諸侯用兵之非下即僭天子之權以見之○春秋一書所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書戰書伐也或稱名或稱人或書及或書送未有以爲合于義而許之者彼善于此是借名尊讓要之不稟天子之命而擅興師旅總是無義戰非真許之地征者上伐下此○一○是○案○的○會○蓋○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奉○而○伐○之○所○謂○征○伐○之○權○自○天子○出○是○天○地○之○大○義○也○敵○國○相○征

戕已之親而割恩斷愛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耶故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爲君者可不鑒其覆轍耶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

國不相征也○春秋以正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三字斷盡諸侯兵爭之罪其罪案全在征者上伐下一句敵國相征何義之有

春秋指經言不以時言無義戰無有以戰爲合于義而許之彼善于此謂僅合于義者征是正有罪之義上是天子下是諸侯敵國是諸侯勢相等者言相征則便無王了○孟子說征伐之道義而已軌於義則天下稱順焉出於不義則天下稱逆焉吾觀春秋一書所載諸侯戰伐之事可謂詳矣然不曰侵則曰伐甚或貶其國而稱字不曰攻則曰圍甚或貶其爵而稱人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就其中容有外託尊

周天子放在何處無汪復是無
義矣焉用戰

盡信章

此章戒好殺意。通為血流漂杵
句起議論。首節借書輕引起
其在末節。○書字亦泛說不可
因武成把此書作書經書以載
事垂訓。豈不足信然其間有重
稱而過其實者。讀書者貴以理
其度之。若盡信其詞而不善體
會。則時有害于義。而反為後世
所藉口。故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王之名而仗義以致討。湯假讓夷之舉而辟罪。亦不
過彼善於此而已。要不得為義戰也。而後言之。蓋謂之征者
所以正人。諸侯有不其之罪。天子則命方伯連帥討而正之。
非上伐下而何。若諸侯有不其之罪。天子則命方伯連帥討而正之。
於有罪是以暴伐。若諸侯有不其之罪。天子則命方伯連帥討而正之。
相征也。何以為義。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其血流杵也。

文義以首節為示人讀書之法。而下引武成以證之。無武成
有若干事。獨辨一血流漂杵。蓋應後世不仁之徒。以此為口實
而糜爛其民。故敘此於春秋無義戰之後。善戰為大罪
之前也。諄諄乎行仁之教。特借盡信書二句引起耳。
盡信是泥辭而淡信之書是記事之辭。不如無書恐以滋惑
意。武成是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策是簡策。二三策以伐

武成一書。紂武王之弔伐。然所
取僅二三策。如伐暴救民。發政
施仁之類。而已矣。便見餘不
可盡信。仁人句。泛論其理。以至
仁伐至不仁。方着紂武王說。此
二句反書意。而設言見得仁人
本無敵。如血流漂杵之言。則反
害于仁人無敵之義。所以淡明
書不可盡信也。戰國時必有藉
口於武王者。故孟子特為辨白
如此。

補然血流漂杵非虛言也。紂徒
七十萬其輔惡者百無一乎。
倒戈而攻。明其有禦者也。內
亂而自為敵。眾証而交相踐
能無漂杵乎。孟子欲防殃民

經注在書

暴施仁言仁人。泛指行仁之君。至仁指武王。至不仁指紂。而
流杵乃武成中語。流漂也。杵。錘柄。皆行兵營壘之備。○孟
子說夫書以定一時之紀載。何可一日無哉。顧原書之作。古
人以之傳其事。而究書之弊。史氏以之騁其詞。惟學者。謂其
言而斷之。以理。斯無病於書矣。苟執其詞。而盡信之。將使仁
聖蒙不韙之譏。暴戾長藉口之漸。豈如無書之為愈哉。然何
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如武成一書。成於盛世之良史。非俾
官之志。述此也。然其間詞之可信者。吾惟取其二三策。如所
謂奉天伐暴。反政施仁而已。此當年之征伐。不失為王者之
師也。昭代之行事。不失為王者之治也。若其餘。又安能一一
盡信之。即武成所紀。血流漂杵之言。可異焉。夫仁人好生之
德。足以得民。神武之威。至於不殺。無敵於天下。其常也。今武

下五

書

之害特借之以立論故予謂
讀孟子者亦當以意而不可
盡泥其詞也

我善章

此章戒兵爭意首節著強兵之
罪中四節是言好仁無敵而引
湯武之事以證之末節又發好
仁無敵之意以見其不必強戰
也通章緊要在國君好仁一句

我善五節

有人曰蓋自負而言也陳與戰
是一事陳所以為戰故下單言
戰當時強戰之臣自負說少我
不得其君亦說少他不得不知

王至仁紂至不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固空兵不血刃而士
民歸之以見休矣何至為商所敵而血流之漂杵哉果如武
成所云將仁人有敵於天下而武王且殘民以逞耶奈之何
其盡信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
用戰佳兵不祥之器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而曰我善為之非
大罪而何民怨湯之不來喜武王之來各欲正已之國此
可見仁者之無敵而不必於戰也玩此上四章總
欲成戰爭以仁其民聖賢繼祖之心諱然可見矣
有人指當時事君者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大罪重在殃民
上好仁指弔民伐暴言北狄西夷舉近以該遠革車以皮革

其戕民命于天和實世間一大
罪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所以
屈人者原不在戰陳也此二句
是一章綱領好仁雖重而伐上
實由平時修德行仁來觀湯武
之師無與為敵全不在交戰雖
有善戰長技亦焉用此為舉夷
狄者言遠則近可知矣為後我
正其怨也三百三十言少也王
曰乃武王以商之時與商入言
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
言其叩頭如厥角之下觸也

征之節

此節緊承湯武之事來申明無
敵之意不必作推原說出一征
字最妙正字自好仁來與敵自

裹車也所以載器械資糧者兩是車數蓋一車兩輪也虎賁
言士之勇如虎之奔者無畏是無恐畏寧爾言我來安寧爾
意若崩厥角稽首是商民稽首至地如獸之下崩然正字解
征字之義言正其虐民之罪各指天下受虐之民欲正已言
欲仁者來正已之國而除其虐○孟子說兵也者聖王不得
已而用之也于此有人曰我善為陳而行伍必肅我善為戰
而攻取必克斯人也上啓君以殺伐下斃民於鋒鏑罪之大
者也夫既負莫大之罪今國君反任用之者蓋欲藉之可無
敵于天下也不知國君患不好仁耳倘能好仁則足以繫屬
人心而恭行天罰將無與敵焉故湯好仁之君也當征葛
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之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之若
曰天下之人均一被虐矣奚為不先來征我之國哉此湯之

姓字相反。王者好仁，則其行師。正。因暴虐。虐民。特用明正其罪。耳。彼民也。知其來正已國。已得離暴虐之苦。夫誰不欲之。而又誰敵之。無敵而戰。安所用耶。彼為之強戰。而毒流兆民。真不容於湯武之世。故曰。狄罪也。

梓匠章

此章見學賞心悟意。二句緊緊。一氣說歸重。巧上正意用在起。

好仁而天下無敵也。武王好仁之君也。當其伐殷時。載輜重之革車。止于二百兩而已。執射御之虎賁。止于三千人而已。初不盛兵威也。及其入殷之初。王謂商人曰。爾無畏我也。我之伐紂。將以安寧汝也。非敵爾百姓也。于是商人稽首至地。有若獸角之下。觸然。此武王之好仁而天下無敵也。由湯武之事觀之。則征之為言。豈凌弱暴寡之謂哉。奉蕭將之威。以匡暴虐之為。非以正人之不正乎。彼民為暴君所虐。各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以除其虐。如湯有後。我之怨武。有稽首之迎矣。又焉用戰。則彼善陳善戰者。誠無所用矣。乃徒啓戰爭。以糜爛其民。豈不大罪也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而曰不能使人巧。

規矩可與巧不可與也。在人之自得耳。識得與字。使字之。分便知能與不能之故。

繳制器之法。只有一個規矩。梓匠輪輿之教人。唯以此而已。巧不出規矩外。乃用規矩時。得手應心。而妙運自然。此在人心。思妙悟。循規矩之熟。而自得之良。工無所與。其力矣。安能與之哉。此正與君子引而不發之意同。

舜之章

此章見聖人之天定。一氣說。勿作兩項。並對飯糗茹草。只形容他貧賤。被衾衣三項。只形容他富貴。二若字都在舜心上。插寫。

梓匠木工輪輿車工規矩。是為方員的法。巧是心中巧妙處。○孟子說。君子能立之法。以繼吾心。不能使吾之心。必傳于法。試就曲藝觀之。梓匠輪輿之教人也。執規以與之。曰。如是以為員。執矩以與之。曰。如是以為方。此其可能也。若由規。律而熟之。得於手。應於心。神遊于方員之中。而妙溢于規矩之外。是巧也。雖大匠。其何能使人至此哉。夫吾道亦有巧也。所云挾先天之祕。而印千古之精者。亦在後學自悟之耳。是豈君子所能使耶。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衾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要若將終身。易苦。固有之。難。非大舜無此心。胸境。非非。飯是食糗。是乾糧。食菜曰茹。草即蔬菜之類。若字。形容舜之。

大凡人處貧賤尚與後來有富貴之日故不以介懷若知終其身便不免戚戚生長富貴其得之自是故物不以爲異若一日之得未有不動情況天子之富貴乎舜貧賤雖未終其身而心安於是若將終身固相忘乎今之貧賤亦不逆計乎後之富貴亦固非其固有而心安於是亦不感慨乎向之貧賤此其所性分定與太虛同體任富貴貧賤迭遭于前吾心有何干涉

吾今而後章
此章戒好殺之禍今而後知字

心下傲此終身自今日到沒世說爲天子指受堯禪言被服也衫是黼黻錦繡之衣鼓動也琴卽五絃之琴二女堯之女果是侍側固有舊有也○孟子說世遇之窮通雖殊聖人之心境則一以舜而觀方其側微也所飯者糗所茹者草蕭然貧賤極矣舜則不知其爲貧賤也恬淡日用之間若將終其身焉夫側陋方揚貧賤豈終其身而舜且安焉矣及其爲天子也盛服飾則被袵衣極音樂則鼓琴備佳偶則果二女侈然富貴極矣舜則不知其爲富貴也翱翔太虛之宇若固有之焉夫四岳未薦富貴豈其固有而舜且忘焉矣蓋其性天常定視顯晦如四時之序境界渾同視窮通皆現前之適舜不可及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

當是有爲而發親謂父兄殺人親之重言殺人親所係之重也天地好生人命至重殺是不好事世有忍殺人之親者自以無與於吾親究竟人亦殺之只換得一人手耳故曰一聞也其實與自殺其親無異誠思及此必將惻然爲戒豈忍推刃及人

爲關章

此章戒橫征之失大意卽古以漢今非以今古平較蓋古人立法皆有淡意而要在爲民卽一關之設譏察非常以禦暴是何等意思而後人反以之橫征重斂而爲暴大戾先王設關之本

聖德在二

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字令人

家言因果處世下常懷施之常卽人君懷憫其民而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此理蓋一言真能止無窮之殺

親兼父兄重就所係之大言兩亦字是報我之所施一聞猶云只差一人手○孟子說世之輕於手刃不恤人親者亦未鏡夫禍亂之源也今而後知殺人之親所係至重何者天道有好還之理人事無不報之仇殺人之父者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必殺其兄則已父兄之死非已自殺也所以致其殺者實由於已我往彼來特一人之間耳實與自殺何異哉信夫殺人親之爲重也戒之戒之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從暴

挑出爲暴來文字極巧今天下無一事不如此讀之令人無限感慨

古字泛指先王關是道路之關禦暴是譏察非常之人今指

下

二

意矣曰將以... 此禦暴則暴... 暴反在於... 字要辨

身不章

此章見人當盡道意上二句以躬行言下二句以出令言當然之謂道人心個個有的行於身而人可以不觀法令於人而人可

戰國時人為暴以征稅言○孟子說自古人君立法取其利民而已不聞以利之者害之也如為關一事吾漢情古今之不相及焉古之為關也畫疆設險以固吾圉也廉其有疑器者則隸十司兵譏其有疑貌者則告于司校將以禦暴而未嘗征其貨也奈何今之為關也則熙熙而往者有征攘攘而來者有征無非扼人于要以遂其刀錐之爭祇以為暴而已矣一關也為害若此況類於關者不既多乎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不以道指出今不合理不能行於妻子是令不能行○孟子

尚且不可化不可令也況人乎須知妻子亦只是借說不可鑿定講

身行出令雖有兩意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

此章見人當盡德意周于利句輕引起重周于德上德命于天極統極粹本周足而無歉我于此德擇之精守之固完完全全一天命之本體雖在邪世之中

說道也者所以修身齊家而往無不仕也故人能以道律身則遠邇咸取法者此也有如身不行道乎則下執不物之身向以為人則效無論遠者拂之即至近如妻子而道亦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可周則滿性體德不可不周周字最妙何謂周于德或曰謀利不守到氣到也然專恃識者有時而昏專恃氣者有時而饒且識于德乎此德字作天命性體看為是

禱乎其不易邪說橫流而此心
不蕩邪行交作而此志不移安
能亂之哉亂者亂其正念所知
所守從此失措也孟子在戰國
之世崇帝王而黜伯術談仁義
而闢揚墨正所謂邪世不能亂
者

好名章

此章發好名者之情狀勿泥作
觀人看上下兩人只是一人既
曰好名之人便是非真能讓之
人要看得貫串千乘之國利之
極大者最難讓好名之人亦能
矯情讓之然究其心非真能讓
也苟非真能讓富貴之人簞食

○孟子說世道者人心之為也所賴君子持衡其間足以為
世儀耳故周于利者財常豐而備常豫即有凶年不能為災
而殺我矣而況周于德乎理明而知德者淡養定而執德者
固將見正大經可以銷方熾之邪慝閉吾道可以息汜濫之
詖淫藉以羽翼前聖而啓發後人者將在是又安為邪世所
亂哉甚矣立德之不可已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一念上之有礙于天理故在善中為惡下之有礙于人欲
故在惡中為善乃知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亦不得已而救
世之論真能讓之人各根根矣苟非其人句叫得醒轉得妙

好名是好輕富貴之名千乘之國極言利之大者非其人言
非真能輕富貴之人簞食豆羹極言物之小者見於色是得
則色喜失則色慍○孟子說君子為善無樂乎近名也一不

豆羹之微不覺其得則喜形于
色失則慍形于色此非前後之
頃異蓋昔之能讓者心在好名
故打點得到而作偽以欺人也
今之見色者以名所不在打點
不及而真情畢露矣欺世盜名
果何益哉

仁賢章

此章論治國之大要國以仁賢
而實以禮義而治以政事而足
雖有三項總之以仁賢為主一
信仁賢則禮義由以出政事由
以立矣起來要縫合得體仁賢

為名之心未有能終其名者何則千乘之國重利也讓千乘
之國偉節也世有好名之人謂不大有所讓無以博名高于
是舉千乘之國麾而却之矣而要其讓則是其人則非也苟
非能讓之人則一簞食豆羹之微視之千乘何如然其得之
也不覺喜形于色焉其失之也不覺慍形于色焉是豈能讓
于大不能讓于小哉蓋名在千乘故所讓在千乘倘讓于乘
不足以博名安知不起而爭乎名不在簞豆故所競在簞豆
倘簞食豆羹亦足以博名安知不矯而讓乎甚矣好名者之
難掩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

財用不足信仁賢是立國之本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入其朝能終日其國計安在總之皆空虛之象也

不必分乃仁德之賢人也信信注也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于透構之爲信不信仁賢則豪傑無體而在位者皆不稱其官雖有人亦如無人故曰空虛非謂賢者去國也禮以節民義以正民無禮義則名分不明綱常不正其何以已亂亂重下僭上言其事不單指理財但理財亦在其中註生之無道三句當用無政事下以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適也以九賦斂財賄取之有經也以九式節財用用之有度也

信是誠心委任意仁賢是有德之總稱空虛是無人禮是常典義是禮之合乎時宜者上下亂是上替而下僭政是大綱事是其中節目財用不足指國家經費言○孟子說國必有與立則仁賢是已禮義之經而政事之衡也自如不信仁賢乎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誰與其理人主有孤立之形四境成土崩之勢國其空虛矣乎國之防在禮義無仁賢則無禮義矣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誰必且名分徒具君日替而臣日凌上下不其亂乎國之紀在政事無仁賢則無政事矣所爲開財源節財流者誰必且綱紀徒設入無名而出無數財用其能足乎蓋人主惟信仁賢張則爲四維酌卽爲八政而國之神氣自壯惟不信仁賢棄分如弁髦取利若錙銖而國之本實先竭爲君者奈何以僥倖也

不仁章

此章見得天下之必以仁二句畢說上輕下重當時互相吞噬都有圖一統之志而却惟恣凶暴之爲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國與天下總之有土地總之係人心但不若得天下者之全係人心耳註駟其私智兼愚弄人與制服人說天下之大豈能人人愚得人人制得故力雖抗千乘之主而終難服匹夫匹婦之心

民爲貴章

此章爲人君自恃威重輕民與社稷而發首節第言輕重之等是綱下二節總釋其意全重民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仁矣如何其可以得國曰當時諸侯如晉三卿齊田氏都是不仁故設言以斷其無得天下之理若曰欲合併天下定須以仁且彼等諸侯不久便爲秦所滅到底幾時得國也

不仁兼心與事言得國以土地言有之矣是疑辭得天下由得民心來未之有是決辭○孟子說世之殘民以逞者意藉此可以得天下乎豈知不仁之人騁其私智上以力脅其君下以術愚其民竊國而據者容有之矣乃天下之人心不可以私智欺不可以暴橫服苟以不仁經營天下之得此必不得之數也欲得天下者必以仁矣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之。為貴一句。君與社稷特來形容。

民為貴二節

首節三句一連說。天之立君。凡以為民。故民為貴。社稷亦為民而立。故次于民。君特為民社稷設耳。故又輕于民。此雖一時之低昂。實為萬世不易之定論。得乎。民一句。言天子之尊。係于民心。正見得民為貴。得乎。天子二句。不重。只形容得乎。民一句。見得天子諸侯之貴。不若得人心也。

諸侯二節

諸侯主一國。生民所托命也。一虐其民。將危及社稷。則變置之。

無此快論。非真關心民瘼者。不能開此口。眼通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非真輕也。以民較之。耳下三節。互相闡發。意本流貫。若分一節。俱釋上一句。便散。緩而不得。孟子的語脉矣。

民指庶民。百姓為貴。是最重意。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次之。是次於民。君指諸侯。言輕。是輕于社稷與民。丘民是田疇之民。得是得其心。為天子是得天下。為諸侯是天子命之。為諸侯為大夫。是諸侯命之。為大夫。是將亾變置。謂更立其君。犧牲是祭祀用的。牛羊黍稷。是祭祀用的。黍稷之屬。早乾是天旱而地乾燥。水溢是天多雨而水漲溢。變置社稷。是改立其祀神之壇壝。孟子說世之芥視民而輕用之也。無乃以其威命不若君靈。爽不若社稷乎。不知民為至貴。匹夫匹婦凜不可忽也。若社稷為民設也。此之民猶次之。君為民立也。此之民則為尊矣。何以見民貴而君與社稷俱不如之哉。彼語

變置是更其人。非更其國也。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膂之意。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以時者春祈秋報。不失其時。旱乾水溢。即註所謂災患也。民無失禮於社稷。乃旱溢不免。而年不順成。則變置之。改立其祀神之壇壝。以示更新之意。非改立其神也。註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蜡。索也。時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八蜡。不通。蓋以神無功也。八蜡。一先。齋。神農也。二司。后。稷也。三。百種。祭之以報。齋也。四。田。峻。督。農者。五。鄉。表。綴。田。峻。所居之所也。

貴至天子極矣。然貴極則反制于賤。語賤至丘民極矣。然賤極則反制乎貴。一得丘民之心。則入歸天與。而即為天子矣。自有兆庶以來。不知幾帝幾王。而能外人情為司契乎。若得乎天子之心者。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之心者。不過為大夫。何如得丘民之為大哉。乃若諸侯君也。以其能安民而鎮撫社稷也。向使無道而虐民。將危及社稷。則天子得以議討而變置其人焉。夫君位之廢置。係社稷之安危。此君輕于社稷而尤輕于下民可知已。乃若社稷之立。以利民生為職者也。苟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不愆其所報之期。立乎。稷為民造福矣。乃不能禦災捍患。使民苦於旱乾水溢。則國君得以議廢而變置其地焉。夫社稷之廢置。係生民之利病。是社稷雖重于君。不免輕于民。而民之為貴。又何如哉。

六猫虎除田鼠田豕也七坊所以止水也八水塘溝也

百世章

此章表二子為師世之聖首句空重看須就行造其極風聲足以遠被方似二聖若道脉則萬古不磨矣自開伯夷之風到未皆是說其師世之實處廉頑立懦是夷之清德有以風之敦薄寬鄙是惠之和德有以風之奮乎百世之上以夷惠之時言自世之下以今日言奮如鳥之奮飛若從古未有而自我特起之意蓋夷之清聖人之清惠之和聖人之和故能使人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辭不是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要玩個風字造化吹嘘太和之氣而生養萬物披拂而勾萌甲折生意四達矣聖人猶造化流風所漸自能振勵陶鎔廉頑而立懦敦薄而寬鄙故稱為百世師若孔子道脉在六經風不足以盡之而亦不止於師百也

百世是時之遠師以模範說伯夷之風以清風言頑夫至愚的人廉是不苟取懦夫至柔的人立志是卓有定守柳下惠之風以和風言薄夫是輕薄的人敦是和厚鄙夫是量窄的人寬是寬宏奮是奮發百世之上以夷惠時言百世之下泛言後世之遠典起是感動奮發即頑夫廉等聖人指清和之極言名是指出聞者莫不興起意發矣親近而薰炙也○孟

証其為聖人此句轉應首句末句不過極言所以感發人心者以足上意只輕輕帶說不可以當時後世分看味親近而薰炙之是必生同聖世而又居近聖人者非繫指一世而言亦有惜其不能親見意

補况下親炙只借來形容百世必興之意而其之辭其言如鏡花水月不必求他着落即如惠在當時有弟如跖尚不能化安知其所幡然而頹化者能有幾人

仁也者章

子說世之成世則人心維之而所以維人心者則聖人操其權吾觀聖人其制行也高其垂範也遠蓋不特一時之師而百世之師也必求其人則伯夷柳下惠是也夷有清德語廉且立者必歸之而其風至今存也故聞夷之風者頑夫化而為廉焉懦夫化而有立志焉惠有和德語敦且寬者必歸之而其風至今存也故聞惠之風者薄夫化而為敦焉鄙夫化而為寬焉夫夷以清惠以和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頑懦鄙薄聞者莫不興起也信乎二子為百世師也向非聖人則其心神有時而隔模範有時而狹安能感人之若是乎夫以百世聞風猶莫不興起而況當時得於親炙者精神所濯磨意氣所鼓舞其興起又當何如哉故曰維人心以成世道者聖操其權者也

此章明道不遠人意二句一氣
緊串仁也者人也亦勿說作兩
層本意言仁即人其惺惺之仁
即是有知覺的人其肫肫之仁
即是能運動的人此本是一而
不二的故合而言之即是道也
須知仁即是人原無待合但自
言道論惟以仁合到人身止
來則形不徒形全是一團理來
主張運用而天然自有之則至
當不易之妙出乎其中豈不為
道此是責人體道口氣須模寫
他率性之謂道一句發之為妙

去魯章

此章論聖人去國之道各當其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全責重在人上只為世
人都把仁字道字作道理
看過故特指之曰仁非他仁也者人也道非他合而言之道也
俱從人而得各非人外有仁有道也當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一樣

仁者生之理人指人生之身合而言是以仁理合于人身言
之道指當然之理說○孟子說自世之談道者類以道為遠
而求之于人之外亦溺其旨矣自我言之道不越于仁而仁
非他即人是也人雖屬形氣而仁之肫肫不已正形氣中之
脈絡人已落情識而仁之惺惺不息正情識中之神髓此本
合一而不二者也惟就此不二者合而言之則肫肫之脈流
貫于人身而以率以循則然一而周行矣惺惺之宰根抵于人
心而載入載出依然一帝則矣謂道不在是耶人奈何遠人
以求道耶

可意去齊去魯半看遲遲吾行
是孔子之言接浙而行是孔子
之行去父母國之道去他國之
道是孟子釋之之詞有故而去
一般然去父母國有恩道去他
國有義道道者天理當然之謂
大理當然如此聖人恰好與之
合着所以為妙

君子章

此章見聖人所遭之窮下句推
明上句上有汲引下有推荐寧
至于尼孔子絕糧于陳正是上
下無交故至于厄耳註君臣皆
惡只不知禮賢便是
補或問何謂上下之交曰孟子
在宋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在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兩道字要看當其可之謂道聖人到處
即是道非以為道而遵之也此所以為
聖之時也

去魯是因魯受女樂而去曰遲遲吾行是因子路趨行故云
然父母國指魯言道是當然之理接是承浙是漬米水他國
指齊言○孟子說孔子之道時而已即一去國可樂見焉其
在魯也嘗因受女樂去矣乃猶俟後燔而後決曰遲遲吾行
也此非滯滯也魯為父母之國義雖已決而恩猶未忘其去
之之道當如是也其在齊也嘗因阻尼谿去矣遂為接浙而
行此非急遽也齊乃他國義既不合則志當自裁其去之之
道當如是也此所以為聖之時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當

薛有戒心。魏金五十。益列子居鄭而窮。子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過曹曹不禮焉。僂負羈。魏盤飧。實壁焉。顏魯公在江淮絕糧。鄱陽校卒蔡明遠載米餉之。此下交也。

稽大章

此章見士當自修意。不理于口。註訓作賴字。然以文理條理照看。有分辨曰。理好及無分辨。妄加疵議。是謂不理於口耳。士憎茲多口。一士字要看。無論高世之行。易為負俗。即厚自檢點。又過為責備。雖寸心可信。無奈眾口難調也。曾字作惡字。解為是

時子路于首之徒。且為致疑。故孟子特為解之。如此。

君子指孔子。危陳蔡以絕糧言。上下指陳蔡之君相言。○孟子說明良遇而後泰。交成乃孔子之危於陳蔡之間也。則以上無禮賢之君。下乏推賢之相。上下無所與交。是以不免於阨耳。道大莫容于聖人。奚病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此勸貉稽之為士。所引二詩。意原相承。不足兩平。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於見慍。下言文王雖見慍。亦何損於聲聞。以二慍字貫串。歸重不殄厥問。上應前不理於口。句見羣小之喙。眾不足恤。上誠勤修聲聞。且從此起焉。若謂孔文俱不免於多口。云云。則為士者。將任其毀折。而無計可自免。則非孟子引進貉稽意矣。

大字作甚字。看。不理於口。論云。眾口交攻。曲直不分。意。憎是惡多口。即眾口悄悄。是憂。執慍是怨。羣小是眾小人。肆發語。

若從上作多字。解則下一多字。為替矣。引二詩。不是說文王孔子亦曾不理于口。分明責備他。為士必如孔。如文藉人言。益為觀省。進修之地。不可徒誘咎于多口已也。以二詩直作孔子文王。是孟子斷章取義處。不必復露出莊姜太王。

補多口。豈特無傷于人。亦是進人之地。詩曰。地山之石。可以攻玉。蓋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玉之為器。方得成。今之議論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可見多口亦進人之地耳。

詞。珍是絕。厥。儻其也。墮是墜。問是聲聞。○貉稽問。孰。積。毀。傷。行。自。古。記。之。若。稽。也。瑕。瑜。不。分。大。不。理。于。口。焉。其。若。之。何。孟。子。答。說。眾。口。之。訕。亦。何。傷。乎。蓋。人。而。號。曰。士。則。與。眾。人。異。矣。彼。其。望。隆。則。責。備。之。者。必。周。行。高。則。疾。忌。之。者。尤。眾。其。取。憎。于。人。蓋。茲。多。要。之。眾。口。不。足。為。士。人。累。也。吾。讀。衛。風。至。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章。未。嘗。不。歎。孔。子。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而。不。能。彌。蕪。非。之。疵。議。也。又。嘗。讀。大。雅。至。不。殄。厥。慍。亦。不。殄。厥。問。未。嘗。不。歎。文。王。之。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而。不。能。損。透。駿。之。徽。聲。也。故。士。患。不。孔。文。耳。士。誠。孔。文。則。繕。礎。既。至。何。而。彌。天。之。謗。貝。錦。雖。肆。反。增。盛。德。之。光。子。何。不。急。于。自。修。而。以。眾。口。自。傷。為。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章

此章示人崇身意上二句重下二句特帶說昭昭者明德也無障蔽也使人昭昭以明德而新民也一腔聰明與天下共潔雪而民之從也必然夫以已昏昏使人昭昭忘自責而責人誰則應之上使字有躬行倡率意下使字特刑政以驅之耳古今二字安玩有舉古以慨今意

山徑章

此章見治心之當密意山徑之蹊至塞之矣且就山路上說正意補在塞之下以起末句介然為問字俱重成路與茅塞相去遠甚然介然而成爲問而塞成

相應甚緊言即以此使之也不可把以其屬心體使人屬命命昏昏使人昭昭使之無道民誰應之徒使之耳若真知使人昭昭則已亦不昏矣

賢者指賢君其字就已身言昭昭是自明其明德使人昭昭是使人亦皆明其明德今指當時爲治者昏昏是暗昧不明○孟子說譚新民者首明德言明而新已該矣吾觀賢君欲舉一世而更新之豈以空文督責哉惟是克明已德而後與兆庶議昭明條章約束皆性中自有之作用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民之所以易喻也乃今之爲治者實自置身于闇汶而欲耀世于光明是以其昏昏者使人昭昭也夫我以昏昏者自處本則何在民以其昭昭者求我我則何辭此叔季陋習去王化遠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

之而塞之不難何等可懼不乘大路獨舉蹊間以形道心惟微意心之體清而不汚是四闢之境界通而無礙是萬古之周行而其功只在用者時加省察克治勿令間斷一間斷則私意潛滋暗長茅草橫生足見通塞無常當亟爲收治意

禹之聲章

此章見聖樂之不容輕議意首節高子妄擬聖樂下二節孟子詰之得其說而辨其非也通章重禹一邊而以文王相形○禹文之樂原是並隆高子以禹爲優于文甚是無謂何以言之言何所據而云也以追蠡就禹鐘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蹊間喻心用不用喻心學心體則蹊爲問四字見通塞只在俄頃不可少有間斷今茅塞子之心矣就上文來點化他語意如畫當是文章家妙品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倏忽之間闕是由爲間即少頃不用即不由茅是草今茅塞字指物欲說○孟子謂高子說治心之道在去其害心而已然而私不可使間也子不見山徑之蹊間乎夫曰蹊間則有可往可來之形又在易通易塞之介唯在用之耳苟介然用之則路可成而康莊起于足下一爲間不用則茅復塞而蕪穢填于目前矣夫茅之爲徑害也人心亦有之今子之心何如也私意叢生靈明錮蔽吾不知一掬幾何乃堪此滋長也是茅之塞山徑者且移而塞子之心矣子試介然用之尚可去其塞毋令人謂子有茅之心也夫

說見得追之蓋乃用之多是即一鐘以見各聲音皆善意是矣足哉言追蓋不足以議禹之樂也。要疏矣。足二字。城門二句。專應以追蓋句。轍迹淡喻鐘紐。欲絕日久。年多。喻歲久用多。蓋禹生文王前千餘年。年更幾世。世更幾傳。運之追蓋。非一朝之故而謂其尚文王之聲。而人專用之也。然則城門之軌亦將曰兩馬之力乎哉。信乎追蓋不足以知樂也。非兩馬之力。只重日久意。而車多字帶在日久內說。

發棠章

此章見君子知止之義。首節是陳臻述國人之意。而度其不可

爲下是孟子舉晉人之事而決其不可爲上下問答皆重不知止上發揮。○齊飢字當提起以字作望字。看國人句是望之以私情。殆不可復句是度之以已意。二復字相應。臻亦知孟子將去而疑其當止矣。故云然是爲焉婦是字。指勸王發棠言曰爲焉婦見不得爲君子也。此句且虛勿露。不知止意。以下詳焉婦之事。方見不知止意。卒爲善士。改行而列于士林也。攘臂下車。描寫他雄心復露之態。衆與士字空玩。衆人意輕爲士意重。舉衆人之莫敢撓者。以一焉婦制之。故爲衆也。悅然悅之者衆人。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蓋。○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當知禹與文王樂之優劣。之不常。以追蓋論也。孟子見他徒泥其迹。故亦姑以粗淺者曉他。城門之軌二句。單就禹鐘說。不可以城中之軌。喻文城門之軌。喻禹城門車所必由。城中車可散行。禹鐘有千年以上。日久用之者多。故追如蓋。豈可與千年以下者並論。則文王之聲。非劣于禹之聲。不辨而自明矣。

聲指樂說。不專指鐘尚。是加追。是鐘紐。蓋是齒木。蟲以禹之鐘紐如蟲所嚙。而欲絕。由用之者多也。是指追蓋言。奚足言。不足以知聖樂之優劣。軌是車的轍迹。城門惟容一車。其轍迹惟城門獨淡。兩馬是一車所駕。○高子問說。異代不相襲樂。而審樂自可知音。禹之聲其尚于文王之聲乎。孟子說。禹與文王皆聖人也。則其樂亦無不同者。子乃從而進退之。何見而云然也。高子說以禹之樂其追如蓋。嚙而欲絕也。豈非

用之多而器敝乎。而文王之聲不然。吾是故獨以禹爲尚也。孟子說論樂者當數之精蘊。不當求之器數。是追之蓋。奚足定樂之優劣哉。時不同耳。夫城門之軌。所以若是淡者。豈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哉。其日彌久。其車彌多。故其轍迹淡也。然則禹先文王千餘年。其鐘之追。以積久而壞。猶城門之軌。以積久而淡耳。豈其過于文王。而人專用之耶。子以追蓋論樂。亦闕于論樂矣。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焉婦也。晉人有焉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焉婦趨而迎之。焉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孟子曰。初次勸王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只去其角力之陋。習便是衆皆悅之。喻影國人說其爲士者笑之。不重取笑。只見得義不可耳。通以容形。主文字大奇。

也何足爲重舉。以昔之爲善者以一朝棄之故爲士也。笑其笑之者士也。實足爲恥。發棠與搏虎事絕不同。引此者見當以義自守。不可徒徇衆人之意。而取笑於士林。

一說孟子仁民之心。何如豈忍一國之飢。乃爲良笑而止。耶。蓋此發棠不可復得。如負隅之虎。搏之亦終不得也。故引馮婦處。逗漏此意。笑之者非笑其搏虎也。笑其搏負隅之虎也。不是爲改行之故。或曰。衆皆悅之。分明是虎可得矣。如何說虎不可搏。曰。衆人何知。惟爲士者預知其決不

饑是荒國人。指齊民言。復是再發棠。謂發棠邑人會廩以賑濟其民。殆是疑辭。是字指勸王發棠言。馮婦是晉國人名。善搏虎。謂善能以手搏執乎虎。卒是後之野。是往于郊野。負是依山曲處。曰。馮婦觸突也。趨迎有求助意。攘掉也。掉臂下車。是見微心喜之意。悅字根莫敢攫來笑之。是笑其爲善不終意。○昔齊國嘗饑。孟子勸王以發棠舉國賴以濟矣。至此又饑。或者不能無望于再舉也。陳臻問說。今國人皆謂夫子將復請王發棠。由臻觀之。國人之緊望。雖設而夫子之自處。空重殆不可復也。孟子說以吾今日之遇。而復有發棠之請。是可止不止。爲馮婦而已矣。晉人有馮婦者。素善搏虎。其卒也亦覺搏虎之非。改行而爲善士。是真能善變而足重于士林矣。乃一日偶之原野。有衆逐虎。虎負隅斯時也。雄視耽耽。衆

可搏耳。如發棠衆何。嘗以爲不可耶。

仁之章

此章著性命之學。以示人性命只是一個。更無二個。上節從粗說出。精來見性不離命。下節從虛處說到實。見命不離性。總以明其合一也。○口之於味。之於本是活字。不必作欲字。便填實了。不曰父子有仁。而曰仁之於父子。親親仁民愛物。都根于此。下做此智專是別賢者。不必添否字。聖之同天。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不必泥註。厚薄清濁言也。兩性字。俱落在氣稟上。說所謂成之者性也。兩命字。俱從天

莫敢直前而攫其怒者。望見馮婦之至。羣趨而迎之。是衆人不以善士待馮婦也。馮婦見獵而喜生。不覺攘臂下車。是馮婦不以善士自待其身也。于是衆人無不悅之。而爲善不終其爲士者。莫不笑之。夫衆人之悅不足爲婦重。而爲士者笑。淡足爲婦羞。吾今若復勸王發棠。是亦襲攘臂下車之迹矣。其以悅齊人也。則可。奈爲士者之竊笑。何甚矣。其不可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書最難。有學者不察以上性命。上命作窮通之命。下命作賦稟不齊之命。夫一樣性命。安可分作四樣。况貧賤不如願富貴。不過欲及下仁之至。與不至。義之盡與不盡等語。皆似扭捏增加之意。予謂孟子此一章書。乃是爲當時之人。把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認作原受之性。便忘天命。

命本原上說所謂繼之者善也
君子不謂性非安命也以盡性
者立命也此在耳目口鼻四肢
中表出天命精微之理來老告
子輩正認聲色臭味為性而不
知有命者矣君子不謂命非任
性也以知命者率性也此在仁
義禮智天道中表出承受有者
落處若老莊輩則認空虛者其
為命而不知有性者矣

補仁義禮智屬於君臣父子賓
主賢者此皆是入之道此道
原出于性則為天之道入皆
有是性何獨以天道歸聖人
蓋常人委于命而忘性此天
而離以人聖人盡其性而至

命此人而合于天君子只管
求盡性而不言命者蓋以一
言命則此道屬天而不屬人
此天專在聖而不在我矣固
知聖人之於天道也聖人之
不謂命而性以盡也君子之
不謂命也君子盡天命之性
乃君子之於天道也

浩生章
此章見學當以善而造其極意
有節制而指其所已能以盡
其為人何謂至末因問而推其
所未能以斷其為人

浩生四節
何人也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也
二句語氣含蓄不可說出善信

經筵佳話

之精其於仁義禮智天道認是天命之精看得大玄而不知即
落在稟受之內遂使性命相離日逐於人欲而遠於天理故明
其合一以示之上是申命以抑性使人不得以人欲為性而
拘之也下是以性來言命使人不得以天理為幻而空之也

味是飲食之味是顏色聲是聲音臭是氣之應鼻者四肢
指四體佚是安逸不勤勞性是人生固有的生機命是本然
之理如耳目便有聰明之德是君子不謂性乃是即命以言
性仁主愛故屬父子義主敬故屬君臣禮主恭故屬賓主智
主知故屬賢者天道全體渾然故屬聖人此句倒用文法命
是天命本然之善性是付在人稟受上如遇親自孝遇君自
忠是君子不謂命乃是即性以言命○孟子說天命之謂性
蓋從民秉言則性也從帝降言即命也原合而一非岐而二
也今夫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
四肢之于安佚也與生俱生與形俱形性也孰知夫性未始

不有命焉天命至善之理已于性中訢合矣若無有命從何
得性故君子不謂性也口鼻反于恬淡耳目反于聰明四肢
反于矩度亦于性中覓命而不見粗以遺精也乃若仁之于
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
之於天道也維皇蘊奧純粹以精命也孰知天命之未始不
有性焉人性秉受之初已為天命係合矣若不是性于何受
命故君子不謂命也仁義禮智體以敬別天道體
以純全亦于命中索性而不雜虛以遺實也斯君子之至命
亦以盡性君子之養性亦以立命吁斯為性命合一之學乎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
善何謂信○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
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

經筵佳話

意義言雖未必其終身之何如然據今日之資如是學如是誠可語善亦可語信也何謂善二句是究善信之義非問樂正子何以謂善信也可欲以下俱只泛論末句方就樂正子斷之可欲不是他人見其可欲乃就自己體上覺得有天機之妙油然可嗜之真所謂懿德之好義理之悅心是也是謂之善有諸已亦不是於已之外求為可欲於欲之外求備所有也惟即其可欲者着實保合於已不役於感遇下間於作輟是謂之信耳辨時說以可欲之善為合人心之公好如此以論善是舍却

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之中四之下也通章以善字為上善之全大即善之發聖即大之化神即聖之妙只一個善始之可欲者此理終之不可知者此理中間六語最喫緊正是出聖入神直曰說凡具善信根基者當佩服而充養之善是生平資質純然不雜故曰善人而善又不是虛假故曰信人何謂是究善信之實可欲是心中只有可欲一念乃志仁無惡境界有諸已即是可欲之善着實保完於已充實是有諸已者至下九滿積實意美是充實內含之名光輝即美之煥發于外者大自德業之盛言化是根其大之迹無矜持意聖是自然造極不待思勉之名不可知是莫測其所以然聖之妙則為神二之中在善信中間四之下在美大聖神之下○浩生不害問說樂正子之在門卓然表著當為何如人也孟子答說人品關乎進修原無定局但據今之克言之則

己之性而反欲取證于外來之情也善者人性之理吾心只有可欲之善如書敬修可願一般方謂之善有諸已即是自實其本性欲者已之真趣有者欲之實體善與信原不得分之為二也至於美大聖神地位亦不曾於可欲之善上增加分毫也如此說方合孟子性善之言

充實五節

美大聖神四句是因善信而推其極耳充實根有諸已來言實有是善日加積累力行不已至于充滿而積實則所性之精懿無不體備于其中斯謂之美而

其資之稟于天也與其學之得于已者殆有善而無惡之人也殆誠信而無欺之人也不害又問說樂正子固為善人信人矣不知何如而謂之善何如而謂之信也孟子說子欲知所謂善所謂信即夫人性原于繼善略無邪惡吾自反方寸中覺有天機之妙油然可嗜邪惡會不得而染之是謂之善而已至善修于人身略無虛假吾自盡修証以來惟是自然之懿確然實體虛偽會不得而乘之是謂信而已矣然是善信也乃進道之基非入道之極也若由其善信者而益繕修之充滿而略無虧欠實積而更無疎漏至精至粹一掬盡為包涵此則天真內盜不謂之美乎若由其充實者而愈涵泳之聚之而闡然淡然散之而巍然煥然徹內徹外宇宙盡其發越此則彪炳無垠不謂之大乎至于大則馴于化矣舉向

已充實二字平講不可謂擴充
至于實只是充滿便積實也光
輝根充實來充實之後而善之
根於心者淵中彪外奕然有光
輝之著則德業之盛無以復加
斯謂之大而已然未至于化則
大猶有思勉久之工夫純熟銷
鎔其大之形迹不言而喻無為
而成乃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
聖人既至于聖則無方無體自
然圓融活潑如孔子之從欲不
踰矩此是心之神妙不測處故
曰神始時覺得此心之善有可
欲至此則此善渾忘于心而不
可知可欲者此性善之真體也
不可知者此盡性之極功也未

時之精華色澤刊落無餘而止存一清虛圓映之本體其從
容中道者乎是之謂聖也至于聖則不可知矣舉人世揣摩
億度纖微莫及而獨握一變化易簡之真宗其陰陽合德者
乎是之謂神也非善信不足與立聖神之基非聖神不足與
極善信之量今樂正子之為人也知可欲而力求亦非浮慕
而無實蓋在善信二者之中矣自此而美大聖神進一階自
有一階光景登一級自有一級分量彼固未能淡造焉是在
四者之下也人惟有根器而後可語增修企奮於中而不安
於下正子能無勉乎哉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已矣○今
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通章只受與
辯二字當其
未歸還當病歸則斯受之矣今之待楊墨歸不即受而猶辯之
者也孟子一生好辯只為楊墨而又責與楊墨辯者失之太嚴

節方斷樂正子之為人二之中
只是言他是善信中人不必說
善有餘信不足意四之下言美
大聖神尚未之有得然亦只就
今日言之使其因善信以求進
則美大聖神可幾矣豈止今日
之人品哉全要得勉進樂正子
意

逃墨章

此章為待異端者立法首節言
異端反正而待之當恕下節各
今之不忍也

逃墨節

逃墨二句當申說到歸儒上蓋
厭徇外之非者便反到近裏着
已邊來惡太簡之偏者便反到

正欲招之
使來耳

逃是出此入彼之義歸是趨就之意墨氏務外不情楊氏執
簡近實儒是君子大中至正的道理斯受之有闕陷溺取自
新兩意今指當時儒者辯是辯其無父無君之失有追既往
意追是追趕放豚是放逸在外之豕豚豎是拘豚之欄入其
豎是喻其來歸招是羈其足喻與之辯○孟子說吾儒之惡
異端為其逸于吾道之外也而未嘗不欲誘之吾道之中也
故墨氏乘其曠蕩之習去吾儒也滋遠楊氏循其簡易之意
離吾儒也未甚逃墨者勢必歸于楊謂墨之浮又不如楊之
實而姑以其身寄之也逃楊者勢必歸于儒謂楊之邪終不
如儒之正而願以其身入之也未歸之先楊墨也而非儒也
既歸之後儒也而非楊墨也可容以刻待之哉當憫其被逃

大中至正上來其次第之漸自然如此二必字是理勢之必然歸斯受之承歸儒來兼陽墨說蓋彼一向在外今反而歸如游于歸家一般如何不受斯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蓋收拾遊蕩之法止有憐憫誘掖令淡其悔而堅其志不復令向外走耳

今之節
辨者與之爭辨而追咎其失正與歸斯受之相反既又二字空玩夫未歸之前辨之可也既已歸矣猶然咎責之束縛之碎之放豚追入筮斯亦可矣復追其失而羈其足焉彼將愈苦其難

之情良苦取其入門之意已真即引之同歸于仁義而已矣何今之與楊墨辯者不念其自新徒追其既往謂逃墨者曰是向從無父之教者也而攻之不休謂逃楊者曰是嘗附無君之教者也而闢之已甚是去儒亦罪而歸儒亦罪也不猶追放豚者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哉既入而招之是啓其思放之端也既歸而辯之是堅其從邪之志也此不獨無廣受之量亦非所以爲吾道計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存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縷其一二緩字天下萬世學之不淺求其制只泛泛說個緩其第二件不知布縷取之於夏而粟米力役在所緩猶可也若粟米取之於秋則夏已征布縷安得有二者之緩力役取之於冬則夏秋已征布縷粟米矣連一者亦無緩也愚謂此當以兩稅三限貼說三限三時也夏稅限至十月歷夏秋冬三時秋稅限至明年二月亦歷秋冬春三時假令八九月間要征先布縷則粟米之當征者亦自停住

復生叛去之心然則異端之不一儒豈非吾儒之過乎

布縷章

此章戒橫征之失布縷之征取之于夏因蠶織成也粟米之征取之于秋因稼納也力役之征取之于冬因農工畢也三征皆有國者必不可廢但在調停之耳緩字說得有斟酌視時之先後事之緩急民之瘠肥而爲之所也一者當用則用二者當緩則緩也用二用三此就一時併取之民力不堪故有殍與離有殍只一二有之離則骨肉不相保顧矣

寶三章

而力役不消說矣如要征其粟米則布縷舊稅與力役併停住是爲緩二耳用二則如布縷之征未完而與粟米併征用三則三征之命一時並下矣

布縷五畝宅中所出的桑麻征取也粟米百畝田中所出的租稅力役是一夫之家所出的工役用是征取意緩是不併取于一時用其二是一時併取其二殍是餓死的人用其三是一時併取其三離是散四方意孟子說天下財力只有此數盈在上則誦在下君人者隨吾所欲而併取之則立盡之術也故人君不能自織而衣則令民貢筐篚而有布縷之征不能並耕而食則令民貢玉食而有粟米之征不能以勞心而兼勞力則令民佐興作而有力役之征是三者缺一不可君子于是酌國之經制而用其一以供公家之需貽民以休息而緩其二以甯私室之用此民所以休養生全父子嬉

此章見人君當知所寶。二句分
上言三者所當寶。下言失其寶
之有害。○開口說個寶字。自寶
珠玉。生來土地。人民政事。雖是
三項。要說得貫串。謂之諸侯身
至尊重矣。當必擇所以尊重其
身者。寶之。而所以尊重其身者
詎非以天子剖符。先公世守之
土地乎。何以守土。曰人。何以聚
人。曰政相須。而有稱三寶焉。寶
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寶珠
玉者。就便是不能寶此三者。歿
必及身。還在不能寶此三者。而
寶珠玉上看出。若從寶珠玉一
邊說。便無味了。

聚也不然而用其二小民之膏血。幾何能堪。此兩役也。待哺
之衆。為溝中瘠矣。能無殍耶。不然而用其三赤子之物力。幾
何能堪。此三征也。父子之親。皆掉臂去矣。能無離耶。有取民
之責者。念之。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歿必及身無罪

懷璧其罪況諸侯乎本意欲諸侯投珠抵璧以勿

貽身歿却將土地人民政事說議論大有關係

起頭寶字指所係之重言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

事所以治國寶珠玉寶字活乃愛惜之意殃及身指危亾言

○孟子說今之諸侯奄有一國諛諛言寶哉吾以為所當寶
者有三焉有可奠邦基者曰土地有可固邦本者曰人民有
可經邦紀者曰政事誠修政立事以和其人民而守我土地
則身安而國亦榮矣豈非至寶哉不然而寶珠玉乎溺志于

盆成括章

此章見人不可恃才。盆成括以
才見用。便有取禍之理。死矣二
字。以死斷之也。小有才。猶言小
小才能。大道謂義理之當然。凡
人間道。則斟酌是非。可否以善
用其才。作用出來。自是人。經濟
大規模。何至見殺。小有才。而未
聞道。則恃才。妄作其賈禍不少。
則足以殺其軀。玩足以二字。小
有才。未聞道。二意並重。

貨賄而喪志于珍奇。則其政事必不修。而人民離散。土地動
搖。殃及身也。又何日之有。匪殃降自天也。珠玉則速之哉。
吾願諸侯慎之。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

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此是千古名言。凡人未聞大道。雖他絕

以殺其軀而已矣。故君子貴其有才。小人不若無才。則聞

道不聞道之分也。何以爲君子之大道。仁義忠信是也。

死矣。逆知其必死。此以理斷之也。見殺是爲人所殺。小有才

猶言小小知能。大道謂義理之當然。安廣說足以亦是預斷

之詞。○昔者盆成括仕於齊。孟子策其必敗。而曰盆成之見

用有死道焉。死矣哉。其盆成括乎。旣而括果見殺。孟子之言

驗矣。門人問說。夫子於盆成括何以知其將見殺也。孟子說

之勝章

此章見君子有不自之行而起庸衆之疑館上宮亦適然詩要我乎上宮疑只是賓客往來之館舍不是離宮別宮之類館人求之此履即館人所爲或又是

夫人非才之難而聞道之爲難大道之蘊淵淡純粹得其精足以忘乎才得其粗足以善用乎才今括之爲人也特小有技能之才耳而于君子義理之大道槩乎其未有聞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則必恃才妄作無不取禍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此吾所以知其將見殺也然則有才者其可不聞道哉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不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始非也夫

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之疑其無謂乃其論設科數語分明天地無不容之氣象淋漓

唯何其之家法所謂聖賢之心發於庸衆之口也孟子亦服善故不與之較亦不與之辯

之是往館是寄宿作活字看上宮館名業屨是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牖上即上宮之牖上求之是尋屨從者皆孟子弟

其才不得不別其科重往者不追上詞且兩平末二句只申明上二句斯受之而已矣見其無成心也言外有縱有竊屨之行亦非夫子之所計意竊屨之疑終未釋然

子慶匿也是指從者設科是建立教條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不追咎其失來者是今日之來學不拒絕其意是心即向道之心受之謂即納之吾徒之中而教之○孟子之滕館于上宮諸弟子相從而至止將爲行道計也時館人適有業屨置于牖上既而失之館人遍求之而弗得此其事雖可疑而豈可免我及門之士也或人乃疑而問之說館中失物必館中之人慶之若是乎從者之慶人物如此也孟子詰之說子以是從我者果爲竊屨來與或人說從者之來始非爲竊屨來也但夫子之設科以待來學也往者之不善不追而咎之來者之潔已不拒而阻之苟以向道之心而至斯與其進受之而已矣故謂從者爲竊屨而來固非也謂夫子爲能保其往也亦豈可哉是或人之論雖未釋竊屨之疑而其言則淡得

人皆有章

此章見人當全其良心首節只泛論个不忍不為而推廣之便是仁義次節指出不忍不為之實言之三節至末又是申明充無穿窬之心之意

人皆有節

不忍不為真心也達之于所忍所為盡此真心也人心只此仁義仁便有所不忍義便有所不為緣人蔽於私欲於是有所不忍不為於此而或忍為於彼者故要達達者自此而通之彼一一如其本心則不忍不為之本體完全體備於我故說是仁是義不忍不為是一端之仁義達

君子立教之旨故附記之不以人廢言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此二節上重二達字下重二充字從來都說惟彼那一科充者就此科充滿其量如這科中盈滿也須是這科盈滿方能達到彼科這一點無欲害人之心充得滿便能達之于其所忍而仁不可勝用充處正是達下仁義不可勝用即上仁也義也之意而申言之也○不可以上節為體下節為用○不忍是惻隱之心達是此心之用無所壅遏所忍是惻隱之反仁是心德之全不為是羞惡之心所為是羞惡之喪義是心制之安充是滿無欲害人即不忍之實無穿窬即不為之實不可勝用言隨念所發皆仁義○孟子說世之人知有仁義矣而不知仁義之根從何來量從何滿無怪乎乍通乍塞

之所忍所為是全體之仁義

人能充無欲節

此節點出「不忍不為之實」以示人知所達人雖甚殘忍誰安於害人雖甚貪黷誰甘為穿窬人能充此心不必皆害人穿窬之事凡有害人穿窬之心皆令悉去而充滿其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則滿腔皆惻隱羞惡之心隨處周流達之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人能充無受節

此下自充無穿窬之心推之以至其極俱是精義工夫爾汝之稱不是與已平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于貧賤甘受之者資其

而真性日漓也彼人生有惻隱之心是所稱不忍也一不達而機遂槁達之于其所忍而悉以不忍完之則滿腔生意塞于兩間而仁在是矣人生有羞惡之心是所稱不為也一不達而體不呈必達之于其為而悉以不為行之則一介操持凜于千古而義在是矣如無欲害人者非不忍之心乎此心無時而可息人能即端即充要于此無欲害人之本體不虧則民胞物與皆見天真仁其可勝用乎無欲穿窬者非不為之心乎此心無處而可離人能即端即充要于此無欲穿窬之本體其備則經世宰物皆見真機義其可勝用乎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而非是充無穿窬之心矣須知此二節皆是說充無穿窬之心

勢利其有耳。有此念便非不為之本心。實字要玩。甘受處非其實。其慚忿不寸受處。乃其實也。必自此而充之。凡處心積慮。以道義名節自砥礪。毫無卑汚。苟且其間。則彼雖欲以卑賤之稱加我。而不可得。充無穿窬之心。直至於此。凡內愧之隱微者。一盡去。而所為必光明正大。將何所往而不為義乎。

士未可節

此節士字亦重。以言節是不常言而言。以言致人之答。以不言節是當言不言。以默致人之問。穿窬之類。只在以探取為隱微。心術便不光明。正大為士者。恐

窬之心。夫所謂充無穿窬者。謂必皆盜賊的事。然後見得不可為。如以貪味隱忍甘受。爾汝是亦穿窬之心也。又如以便佞隱然。用意探取者。是亦穿窬之心也。充無受爾汝之心也。下舉語默為穿窬之類。亦示人無穿窬者。宜并至於此類而悉充之。非是又充無語默。然節人之心也。

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實是實心不肯受。充是不至貪味隱忍而甘受之。士字泛看。未可以言。是時未可言。可以言。是時可言。節以舌取物。是探取意。穿窬之類。謂與穿窬探取人物一般。然仁之充也。篤近以舉遠。曠乍見之念。而係四海。理所易明也。而義之充也。因顯以及微。避穿窬之名。而蹈其弊人所不易知也。彼稱謂之賤者。至爾汝而極矣。無故加之。而不受此義之所伸。而其實可顯。據也。隱忍受之。而不甘此義之所屈。而其實可默證也。人能充其無受之實。屏忿然而捐者。仍安然而蹈也。則志行光明。內省不疚。質之天人。而無愧將

亦蹈此故。必併此去之。方是能充孟子蓋隱刺戰國策士含羞忍詬。揣摩探測。以逢世資。自以為賢人。亦從而賢之。孰知其為穿窬哉。養浩然之氣。事謹獨之功。則必無此矣。

言近章

此章示人言道之準。首二節論言道之善。而歸之君子末節著不善之弊。以示戒。

言近二節

起頭言道。要說得貫串。近遠博約。不必並提。重在近與約二字。蓋取遠于遠。必空虛。而無實求。

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不寧惟是名為士。也有求可以言而者。謂兩默不足以相傾。至無故而發端。使人有必應之勢。是以言節之也。有可以言而不言者。謂兩辯不足以相取。乃緘默以示疑。使人有必叩之機。是以不言節之也。此獨非穿窬哉。吾知探囊發篋。竊人財于幽暗之境者。彼固盜于行而張機設械。竊入意于晤對之頃者。此亦盜于心。是皆穿窬之類也。故必并此而悉去之。然後謂無穿窬之心也。然後謂能充類至義之盡也。知義則知仁矣。有仁義之良者。可不思廣充之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博于博必馳驚而無歸不得為善言善道惟所言者近而指趣所寓則遠非淺露無味乃為善言所守者約而功用所施則博非拘滯不廣乃為善道君子之言正申明言道之善不下帶只形容當身至近之意所謂中庸之理在日前言下默破便神化性命之理無不該言雖近而指則遠矣言何善也修其身而天下平工夫只在身上做起而天下之治已連量而無阻所謂修已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守雖約而施則博道何善也

人病舍節

人病二字作句舍其田二句是

為求一節而發故說善言善道處正隱隱關下求人重節任輕意在即君子之言四句亦不重君子只申明上文以起下語甚虛活其不修身而求治平意即在舍已田而芸人之田內彼求人重求已輕特點出輕重倒置以見其非言道之善云耳言近是淺近之言指遠是言中含蓄的指趣深遠守約是執守簡約施博是守中發出的施用廣博帶神也不下帶是形容目前之近道存是精微道理即寓于中修身是誠正工夫天下平是人人各修其身人病如言常人通患求人重是專于治人自任輕是忽于自修○孟子說兼世以言經世以道皆有要存于其間執其要則莫不善失其要則無不病也故有言若近矣而探其旨則至遠而不可測斯非憑虛而恣不根之譚乃據實而立不朽之論善言也守若約矣而究其施則至博而莫之禦斯非越局而希無本之功乃當境而樹無外之業善道也然是善言善道非君子其孰能之君子之言

影語引起下二句總是說言道之失本章于言處著一道字便自與身相照不以此為修亦不以此為言非專為不守約者論也所求者重打轉言上看白為者輕打轉守上看其所為貴人之言非不詳備然所以自為者輕言都不從自家身上體驗說出來就是所言皆是均齊治平的大道理次議論畢竟何裨終是荒唐虛語耳君子何可一日而不修身以為道也

性者章

此章示人盡性希聖之功首節是著堯舜湯武一性一反一節以下再不必惹貼堯舜湯武說

經筵進講

也本彛倫依日用初無甚高論而天人性命之精著蓋誠不下于帶而妙道即日擊而存矣君子之守也帶心術飭躬行初不勤遠略而四海九州之治屬焉誠一修其身而治平即隨身而舉矣使人而能為君子之言其所議論處即所以闡操持之要使人而能為君子之守其所提議處即所以履談吐之真誠善也而非病也乃人之病者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煩飾功令缺略躬修其所求人已不必有也其所非人已不必無也此不亦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乎守泛而無成言浮而不實均非善矣病孰甚焉彼立言求道者信當法君子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

下五

卷六

矣。第二節不過樂。聖人率性之事。末節乃示作聖者用功之所宜然也。

性者二節

前曰性之以道言。此曰性者。以人言。前曰身之。此曰反之。身亦是反之功也。堯舜惟是德性用事。順那天賦。本來係全。不失渾然。太虛同體。故說是性者。若湯武。其於賦性。未能渾全。而制事制心。敬勝義勝。竟能以修爲工夫。各復其性。而無異乎堯舜矣。動容節要。見所性之德。無所勉強之意。動容乃卽小。以見大。中禮者。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卽由仁義行意。非禮在是。而聖人中

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性立個法。則湯武反之。復其性者也。周旋中禮。是性術之洋。蓋哭死而哀。是性真之慘。但經德不回。是正大之性。通於天地。言語必信。是誠確之性。貞於四時。此聖人之盡性處。卽聖人之立法處。君子行法。以循其性分之實。而俟命以純其行法之心。此正君子由反之之功。以復性之之體。處初非把堯舜湯武來並論也。

性是德全于天。不待修爲意者。字指人言。反是修爲以復其性。動容是動容貌。周旋是周圍旋轉。以動作之細微曲折言。中禮者。聖人舉動處。便是禮。盛德之至。見其自然而中。哭死是哭他人之死。非爲生者。見出于自然。經德是常德。不回是直行而無邪曲。于祿是有心去求祿。必信是心口相孚。正行是言顧其行。法是天理當然。俟命卽順受其正。○孟子說所貴乎聖人者。純是德性用事。顧性最難。全而善修。可以復之。故堯舜湯武皆古聖人也。然堯舜者。乃所性渾全之聖。不思

之也。盛德之至。不作推由。蓋德與禮只一理。自理得于心。謂之德。自理有節。文謂之禮。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盛德之至。故行出來。都是禮耳。聖人至誠之心。一見死者。自然哀傷。乃所性之痛悼。非爲生者。而盡其情也。或作生者之感。我非是經德庸常之德。盡其道。而無邪曲之累。便是不回德本。可得祿。聖人則不爲于祿。故方去修德。自是所性之履。踏當不回。而不回耳。必信之必非期必之。必乃心口相孚也。正行之正。卽有事勿正之正。乃言行相顧也。有心正行者。必思言顧其行。聖人言無不信。原非

不勉。渾合自然。純乎天。而不假乎人者也。湯武乃反身合道之聖。以修以復。適符本體。盡乎人以協于天者也。吾茲以性者論焉。禮爲動容之則。亦難乎周旋之皆中者也。乃聖人於動容之間。雖細微曲折。亦無不中禮焉。此豈作意而爲之哉。蓋聖人一身。渾然天理。盛德之極。其至故禮由中出。自然中如此也。至若哭死以哀爲度。人多以爲生之故。而後起者有矣。乃聖人自然而哀。卽痛悼慘怛。皆由衷而發。而非爲盡生情也。經德以正直爲貴。人多以于祿之故。而勉修者有矣。乃聖人自然不回。卽中正立極。要皆率性而行。而非以儆寵祿也。言語以信實爲節。人多以正行之故。而管顧者有矣。乃聖人自然而信。卽法今傳後。要皆順性而言。而非以防躬修也。動皆成法。而法不能拘心。與命遊。而命不能制。堯舜之率

為正行故而安排打點自是所性之誠實不期信而自信耳

行法節

此行法俟命須一直看行法者性理作川處各有大中至正之則便是法度一般吾行之一毫

說大人章

此章見士當忘勢上節提起下節詳其實大人以位言說之欲以行吾道藐者藐其巍巍乃輕富貴非輕大人也下勿視句正

其性者如此而湯武亦由之以善反者也君子而欲作聖也當何如哉性之所率著于準繩者為法天之所賦乘夫氣數者為命君子惟循法而行隨念檢點一毫不敢踰越至于吉凶修短則聽於適往適來之數俟之而已蓋奉身歸法以工夫完本體委運為行以勉強成自然若然則反之亦性矣尚何堯舜湯武之異觀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不曰古之遊而曰古之制蓋天地可以品式民物非若大人之踰越侈肆蕩而無節者可見聖賢眼界宏闊却從制節謹度中生來不如是而藐大人則貧賤驕人與貴富驕人者病在一般矣孟子之言矣

是藐之處視人丈則視已小必且其意句其氣促即有所以說亦畏縮而不敢盡言惟視之輕則舒展而得以自盡故直當藐之而勿視其巍巍也一向相連說下堂高二句宮室之巍食前二句食色之巍般樂二句宴遊之巍三者皆人欲之流而無節者我之得志豈其為此若此者非故以氣驕之以意空之地則以古制在我耳制者天理節制正與上三件相反上三件皆人欲之流而無節者聖賢不為欲誘各有天然節度所謂制也以古制自律視彼之僭侈放越直腐鼠視之耳曾何駭耳目而動

說庭說也大人指當時尊貴者貌是輕視意巍巍是高顯之貌八尺曰仞榱題是椽頭得志是得居其位而行其志也食前是饌食列前方丈有一丈之廣般樂是盤旋而樂飲酒日從事于沉湎驅騁是走馬田獵前者火割草而為防以取禽獸獵是田狩總名後車是隨從之車彼指堂高數仞等言古之制指聖賢之法制吾何畏彼全在我重而彼輕上說○孟子說今之說大人者每高視大人而跼踖矜程不獲自盡此亦無見于在我之重耳吾以為士君子由其譁吐可以色羅儀象陶鑄皇王直當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彼大人所號為巍巍者我知之矣堂高則數仞榱題則數尺我得志必不為是巍巍之宮室也食前則方丈侍妾則數百人我得志必不為是巍巍之食色也般樂以飲酒驅騁以田獵後車千乘而

心志哉吾何畏彼全重古制來
正與獲之勿視巍巍意相應

聖賢之學帝王之猷然目慢

說到帝王上去只是聖賢之

成法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便

是要知非是拘拘以古法自

守即可以藐大人乃是精神

體驗之中自有天則即自我

作古可也

寡欲章

此章示人養心之要首句要點

莫善乎下四句決人心存心之

機正明其為善養也此欲是心

之生機乃上智之所不能無者

後隨我得志必不為是巍巍之遊宴也在彼之縱意悞情以

炫耀一時者我且鄙薄不為如此然則在我者果何為哉惟

古之制而已我之所居所立所行皆步趨古聖之成法也我

之不淫不侈不居皆模範先詰之矩矱也古制在我則道德

為麗仁義為飽性天為游衍我重而彼輕又安在勢之粗赫

而生一畏心哉吾以為直當藐之勿視其巍巍而緘口結舌

於侯王前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養子拋舍他不得奈何他不得由他性子不得出我性子不得

精神在若存若亡之間而正夫有不操不操之妙說到這裏則

一切空之與着力禁之總皆心之賊也

只有寡欲一路纔是勿忘勿助長道理

養是溫養欲是聲色臭味之欲寡是有節意存便是得養不

如何絕得要看一養字縱固不

是養阻遏其生機枯稿寂滅亦

豈是養寡欲乃所以養心也欲

皆中節則欲之所在乃所以為

此心神明之用而不足以為此

心之累心之生機活潑順適是

所以養心處欲寡則靈明之體

常作主于內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心做得主便是存心做不得

主便是不存心雖字空玩既曰

養心又曰存心養固所以存之

也

曾皙章

此章發前賢孝思之心首節是

記事曾子不食羊棗全重不忍

二字不忍食者以吾父昔嘗嘗

存便是失養○孟子說人心不可不養而欲常足累焉故養

心者絕之不可縱之不可必如何為養哉其莫善乎寡欲乎

內之欲羨昨援最易滋蔓吾觀欲之所自起而受以節外之

紛華美麗最易恬蕩吾觀欲之所自止而恬于機斯誠養心

之善訣矣何也欲之多寡心之存亡所由係也如其為人也

寡欲人也耳目口鼻淡然而無營則此靈明者常足為一身之

主有感應無牽援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如其為人也多欲人

也聲色臭味隨觸而引則此靈明者不免為構闕之役即靜

息亦坐馳雖有存焉者亦寡矣欲之寡與不寡係于心之存

亡如此不寡欲而求養心寧有善道哉

曾皙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

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

羊棗

羊棗

羊棗

羊棗

之今羊棗在而親不在感物以
思親雖欲食之有不下咽矣曾
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意膾炙既美於羊棗則亦曾
之所嗜者曾子既不食羊棗何
為又食膾炙也孟子以同獨解
之惟膾炙為人所同嗜則思親
之心無所觸而未形惟羊棗為
曾皆所獨嗜則思親之心有所
感而即動此所以食膾炙不食
羊棗也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
喻同獨之意斷主親之姓名說
為是

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所同也名所
獨也答意全在一獨字曾皆以羊棗而著其嗜曾子以不忍食
其獨好處更易為感耳膾炙同羊棗獨雖指曾
皆說意須換到曾子身上方見發明孝思之旨
嗜是平日所嗜好意羊棗小然而員不忍食以食必思親故
也膾炙是轟切的炙肉所同是眾人所共嗜所獨是吾親所
獨嗜姓是眾人所同的故不必諱名是吾親所獨的故須諱
○昔曾皆在日所目而嗜者羊棗及其死也會子一見羊棗
即不忍食蓋觸所嗜之物而不勝思親之念也公孫丑說口
之所嗜有同味焉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說膾炙之味尤美
哉公孫丑說膾炙既美于羊棗則曾皆亦當嗜之也然則曾
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彼思其所嗜者豈忍異乎孟子
說膾炙雖美於羊棗然膾炙而人所同嗜也惟其所同嗜則

在陳章

此章見聖人為道之心道重道
上首用一中字末露一經字正
是千古真傳正脈蓋道止一中
孔子雅望中行以繼其統中行
不可得而思及狂狷為其有以
傳道也其惡鄉原為其有以亂
道也君子欲絕此亂道之人只
有反經一着此孟子因明孔子
之心而自寓維道之志也

在陳節

狂簡二字是目之之辭只是狂
則必簡志大而略于事申說進

不忍之心不觸則不形彼羊棗固曾皆所獨嗜也惟其所獨
嗜則不忍之心有觸而即興辟之諱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
以姓固人之所同不必諱也名乃親之所獨所當諱也然則
曾子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亦諱名不諱姓意也奚論味之美
不美哉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上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進取不忘其初固是狂上好處亦是他
有過高之習此固其初則然而今
猶未忘也此句形容狂上絕肖
歸指歸魯言狂簡謂志大而略于猥瑣進取謂進而取法乎
上不忘其初是不改其狂簡之舊中道即中行高狂狷一等

取句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
如此進取不忘其初謂進而取
法乎上原來高亢之習未嘗少
改此吾所以欲歸而裁之也孔
子何思句言何不思其上也有
不足之意

不得中行節

此節引孔子思狂狷之言而推
其意中道是志節兼全者中行
不可得而思及于狂又思及夫
狷狂者志向高遠能狹小天下
之物壓得人欲倒狷者操心緊
實一味耿介規模雖狹却不近
于人欲皆可進道孔子之言本
兼狂狷孟子引來專指狂者以
應何思魯之狂士之句

人與之是欲傳道不為是有守意其次指狂言○萬章問說
昔孔子周流四方而在陳歎說吾盍歸乎來哉吾黨之士其
志願高以遠其行事脫以略何狂簡也第優乎銳進疎于涵
養此固其初則然而今猶未忘也吾安得不歸而裁之哉夫
士而曰狂則亦非其上矣孔子在陳之時及門諸賢寧無可
思者何獨思魯之狂士孟子答之說孔子之道中道也得中
道而與之孔子之心也思及于狂非其得已也嘗觀其言說
不得中道而與之以進道必也狂狷乎狂者有進取之志得
其志而裁激之固可進于中也狷者有不為之守得其守而
裁激之亦可進于中也以此觀之孔子之心豈不欲中道而
與之哉顧中行之士既不可必得而斯道之寄又不可無傳
故不得已而思其次于中道庶幾猶為任道之器也豈無為

敢問何如四節

此四節當兩分問答看敢問何
如斯可謂狂是問其人就在魯
之士言故歷數其人以告之琴
張等只想像模擬勿入事實玩
一如字有不能盡舉意何以謂
之狂是問其實故嚶嚶節指其
實而言之其志略斷嚶嚶然曰
相連讀古之人古之人動輒稱
之也此二句是言大志即在言
上見之夷字從嚶嚶生來言舍
其志之高而平平稽考其行未
免偏于空虛未得如古人之精
實也不掩最好見他光明起肌
不作一些蓋藏掩覆此便是入

而思魯之狂士耶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魯曾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
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古之狂也直夷考其行而不掩此
坦率略無掩護夷考其行若此不是行不掩言之為人心緒明白
以古人為稱嚶嚶然欲言就言此等人自是坦直就使他有短
處亦自不諱肯放彼藏
頭掩耳專一切塗抹耶
琴張即琴牢字子開牧皮力牧之後俱孔子弟子其志指任
者言嚶嚶是志大言大重言古之人是以古人自期夷平也
以其言與行而不考之不掩是不能掩覆其所言又不可得
對中道說不屑不潔以不善之事為不潔而不屑為又其次
又是中行之次○萬章問說敢問魯之士當時何如人斯可

道基址若稍嚴密即中行矣下
面鄉原闌然至亂德正在吃虧
了此一著

欲得節

此節因前併說孔子思在復遂
復解其思復之故循者之識見
未免拘滯獨其力量強毅堪以
負荷耳不屑不潔以不善為不
潔而不屑為也惟有所不屑則
未見涅而先慮其滯自不以察
察而受汶汶矣此一與字亦在
傳道上說是又其次言此等人
又是中行之次也不可作是狂
者之次孔子所以亦思之也

謂之狂矣孟子說狂士亦未易數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
子之所謂狂其在斯人矣萬章說何以名之曰狂也孟子說
狂者之人意不可一世其志嚶嚶然動必曰古之人古之人
緬思而締聖賢披襟而交于載真令世人不可逼視而後
快者吾即是而夷考其行志期如此行為未必能如此是未
嘗逐事點檢而計及于掩覆也斯亦品之高者止所謂狂之
實也乃風之降也有狂之疾而無其真襲狂之肆而流于蕩
則狂者又不可得矣于是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蓋不
潔而曰不屑致嚴于非道非義者常凜于無形分別于不取
不與者常爭夫至細即此一念其所全大而所守貞矣是復
也猶可激而進之以歸于中是又次于中行而與狂者比看
也有中行且不可無狂狷無狂狷則終古無中行為斯道者

過我門二節

有狂之外又有鄉原一樣人故
章因孔子取狂狷而併問之過
門正照上在陳看彼越國而
懷此過門而絕望何懸殊也德
之賊句乃孔子自表所以不入
不恨之意德之賊即為中道之
害但似德非德意且慢露何如
句方是萬章問辭何以是嚶嚶
五句何為踴躍涼涼三句是孟
子代他設為譏狂狷之言生斯
世三句代他設為自為人之言
總來都是鄉原之志也狂以志
勝鄉原却譏其志言不顧行謂
大言不顧行之不及也行不顧
言是簡於事為不顧行之不及

宜思及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
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
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
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闌然始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代設鄉原譏
出鄉原之神來此孟子巧心妙筆也蓋嘗評之狂者得聖人
之神猶者得聖人之骨鄉原得聖人之皮毛眾人以皮毛相故
鄉原的腑膈闌然始於世是鄉原的影子
過門不入是不親就于我不憾是不以為恨鄉原只是鄉里
所稱為嚶嚶德指中道賊是害曰字是孟子代他設為之言
何以是言何用意言不顧二句即所謂行不掩者則曰是鄉
原述狂士自稱之言踴躍訓獨行是立已于峻意涼涼註
訓薄是待物不洪意善斯可使當世之人皆以我為善便可

也古之人二句正是嚶嚶不顧
踽踽涼涼言不為人所親厚也
生斯世三句意却一直不必以
生斯世也二句應狂以善斯可
矣一句應獨狂慕古人猶絕今
人皆生斯世不為斯世而斯世
不以為善者彼意欲反之耳可
矣二字正與上面何以何為相
呼應言何必如此只空如此耳
蓋欲矯狂狷之偏也闢然句是
因其志而推其行然行亦原于
志來蓋不為狂之嚶嚶則無高
遠之見必甘于卑污不為狷之
踽踽則無孤介之操必一于委
隨持此一念凡可諧世媚俗者
何所不為却都闢然閉藏令人

了闢閉藏貌媚是諂媚于人○萬章說孔子思狂狷章既得
聞命矣孔子又有言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原乎蓋鄉原害夫德而為德之賊也即不入室何憾焉
夫以狂狷則歸裁以鄉原則痛絕不知何如之人斯可謂之
鄉原孟子說欲知鄉原之實亦自其志行觀之耳彼狂者動
稱古人非孔子之所謂進取者乎而彼不曰其志足嘉也而
曰何如此嚶嚶然言不顧其行行不顧其言而每事必稱引
古之人古之人也夫狷者不屑不潔非孔子所謂有不為者
乎而彼不曰其行足嘉也而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然獨行
于已而不進薄待于人而不厚乃自絕于一世也人既生于
斯世但當為斯世之人使人皆以為善斯可矣何必卑今而
慕古又何必違俗而獨行乎以此為志將見言必徇時動必

不可測識是不上不下不堅不
介的人是鄉原也斷其為人
一鄉二節
曰一鄉見其為公論所出也曰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疑其為有
德何以為德之賊非之一節極
言鄉原情狀只在闢然句看出
非與刺有別非是大槩說他不
是刺乃細摘他不是而謹責之
也同乎流俗四句正是他無可
非刺處同流合汙不是幹流俗
汙世之事只是俗之類靡而
無辨同之而已世之混濁而
不分辨合之而已者自己已有
所汙染人便得而非刺之矣同
乎流俗四句則舉其

從俗不狂不狷闢然深自閉藏以求媚悅于世也者是則鄉
原之行而已其賊害于德何如而可與狂狷同日語哉孔子
思在狂狷安得不惡夫鄉原哉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
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聚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非之一段正發明前節之意鄉原總只一
可非可刺一假推忠信廉潔模樣此非闢然深自閉藏而何至
於同流合汙計世此非媚世而何至於衆皆悅之又非善斯可
而向於此而自以為是是不可與人堯舜之道以害了自己德
令人皆惑其似而認以為真庶民一發為他所蔽而無從興起
是非德之
賊而何
一鄉皆稱見公論所出無所往不為原人言隨他去處皆謹
原非之是大槩說他不是舉提起的意思刺是攻刺乃細舉

立心制行似德非德之實而言
立心不勝其依阿而竊忠信之
稱制行不勝其苟且而竊廉潔
之譽似者不根于心而拘于迹
也此等所爲人都被他瞞過看
他不被誰不悅之彼亦信此可
以糊塗哄過一世一生精神只
在外面打點不肯認真去爲聖
賢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自
以爲是正是其病痛處此等人
所爲非德之賊而何
補鄉原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
人但其學得聖人太過真
從軀殼起念全體精神盡向
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
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

其不是處流俗是頹靡之俗如木下流一般同是不與俗相
異汗世是汗濁之世合是不與世相離居是存心忠信是誠
愨意廉潔是不苟取意自以爲是猶云居之不疑堯舜之道
是大中至正之道○萬章說一鄉之中公論所出也今一鄉
皆稱之曰原人則無所往而不爲原人矣夫原亦厚德也而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說孔子以爲德之賊者正以
其鄉原也蓋其爲人也厚貌深情蹤跡詭秘欲舉其失而
非之彼則掩護甚周無端倪之可舉也欲細摘其過而刺之
彼則韜藏其密無瑕庇之可刺也俗之頹不可回也彼則與
俗相靡入于浮沈之黨而不辭世之汗不可合也彼則與世
相安甘爲汗濁之羣而不恤心之所居非忠信也飾其容而
似忠信且之所行非廉潔也矯爲貌而似廉潔若干同之中

猶惡之鄉原之爲人忠信廉
潔是學聖人之完行既足以
媚君子同流合汙是學聖人
之包荒又足以媚小人比之
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漏
苟非心靈開露天聰明之盡
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
也
惡似節
此節深明其可惡處惡莠數句
輕例起只重末句天下有真非
者不足惡惟似是而非以非亂
是故濇足惡苗義信雅與宋天
下之真是莠佞利口鄭聲與紫
天下之似是此而亂猶然可惡
況鄉原乎佞與利口有分佞字

有不流之意焉又若干合之內有不汗之操焉世有同之合
之而衆有不悅之者乎彼方以衆之所悅自喜其術之工而
執以爲是卽語以堯舜中正之道倘焉不信終不可與之入
矣此其賊德何如尚可引之門牆以售其欺而貽世道一大
蠹哉孔子惡之宜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
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
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末一節乃孟子承孔子惡鄉原之志而自任闢邪崇正
之責者也學者不察把此君子作有位君子反經兼身
距詖淫邪道之失其闡明人心之常道以歸于正皆是反經的
事而奚必說到政之所施耶如以反經作有位者之政事則無
以衛道之事責
之則據君子耶

當以義字照看如本是不義的事他裝點做出却有一段道理却似義故亂義此是極有才辨的人利口無他才智只是口舌便利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使人聽之似乎有信者故害信鄉原不狂不狃似好一邊人心易爲所惑難辨好反最亂真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

反經節

此節作孟子自寓說爲是經常道也所該其質自綱常倫理以至事物細微皆有個不易之常道不曰明經而曰反經者蓋由其爲似是之邪慝所惑故力距其邪以反到正上來此亦庶民

似以逆言非以心言莠是似苗之草佞是有才智之稱其言鋪張一段道理全似義故亂義利口是多言而不實語言便利却似信故亂信鄭聲淫聲樂正樂紫間色朱正色德指中正之道卽忠信廉潔是也鄉原似德非德故亂德君子有世道之責者反復也經指常道與是興起下善邪慝是鄉原之屬奸邪慝于心故曰邪慝無是不能亂意○不觀孔子之所嘗言乎天下有真是者無可惡有真非者無足惡惟似是而非者易以惑人最可惡也故莠之爲草似苗而實非苗惡莠恐其亂苗也佞人以口取給似義而實非義惡佞恐其亂義也利口者應機其捷似信而實非信惡利口恐其亂信也鄭聲淫似樂而實非樂惡鄭聲恐其亂樂也紫色靡似朱而實非朱惡紫恐其亂朱也至于鄉原之于德將議之以爲非

心上所自有之常道特揭而還之也庶民何以與也蓋民皆知此經常之道有個真是而不爲似是之邪所惑也庶民既從正道上興起邪慝似是之說何所容于世也斯無邪慝則流俗化爲美俗乎世轉爲清世人人有忠信廉潔之實而共入于堯舜之道又何鄉原之爲賊也可見轉移世道之機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

由堯舜章

此孟子歷敘道統而寓自任之意上三節言道統之傳脈脈相承不絕末節言見知聞知之必有止是自寓之意也看來孟子

則其所稱原者似有合于中行將信之以爲是則其所爲是者又有悖夫聖道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吾能無惡哉觀孔子斯言則以鄉原爲德之賊者正以其亂德故也然鄉原之能亂乎德亦由經常之道不正而是非不明于天下君子欲闢異端息邪說豈在于言語辯論間哉亦惟體堯舜之道于身以端其本明堯舜之道於世以一其趨使大中至正之常道悉反于正而已矣經既反而歸于正則世教明而人心淑庶民咸知民彝之有在而悖然典起于善庶民皆興起則是是非非昭然明白而似是而非之邪慝淡藏厚匿不可測識者不得以惑世而誣民矣邪說不自此而息哉此見邪之與正相爲盛衰邪說熾則足以亂德正道明則足以勝邪有世道之責者當以孔子之心爲心矣

不是以見知自居亦不是以聞知自任若自任聞知則何不推

由堯舜三節

從堯舜說起者以堯舜道之始也大抵貞元之會合不數故聖人每五百年而一生言有餘者氣數遲速不能正五百年也不必拘滯自堯舜而至湯自湯而至文王自文王而至孔子聖聖相承皆先有見而知之者而後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語本虛活乃孟子自任之辭若作絕學聲且則是憂道統之失其傳而非任道統之意矣夫自謂聖人之于道必先自見而知之者行之至孔子皆然今也去孔子之世未遠而鄒魯相去又近然無有見而知之者爾乎則亦無有聞而知之者爾乎蓋謂見知之必在而聞知之有在也試玩文義自明白若謂決無見知聞知矣其近何故知其必不然也自是由五百有餘歲以常數大舉言見知是親領其道之傳禹得之為九疇之敘臯陶得之為典禮之謨聞知是傳聞於

有聞而知之者見知聞知勿甚低昂聖人曠世相感雖無見知亦與只是此兩項人從來接續不絕是如此知字要看得深直是性靈開發通透處非僅僅耳目聞見已也

由孔子節

由孔子四句只順本文漢不必拘首四句為時對下二句看總見得時之近居之近則孔子之道當必有親炙之者然而二句要體其口氣蓋欲自認為見知則未得為孔子徒欲自認為聞知則時地俱相近故為此擬度之辭此與孔子文不在茲手語意大

曰在已而曰在茲

後而得知其道湯之聞知若聖敬口躋可見伊尹有一德之訓萊朱有建中之誥文王聞知若緝熙敬止可見太公望有丹書之戒散宜生有彘教之迪孔子聞知若斯文在茲可見今指孟子時言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一百四十二年聖人即孔子居就鄒魯之地言二爾字上指見知說下指聞知說○孟子說天生聖賢為斯道計故有見知者以遞其傳亦有聞知者以承其緒蓋振古如斯矣是故道統之傳昉于堯舜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湯何以得統于堯舜哉當其時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而執中之統湯實傳之矣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文王何以得統於湯哉當其時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而繼昭之統文王實傳之矣○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

不武。而不字乎字。隱然有自擬自度之意也。如林氏註謂見知聞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前後辭語不相應成何文理。
補孟子七篇之末論狂狷憂道之失傳也。論鄉原懼異端之害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以見正統之有在也。此其作善本意。

經筵進講下孟終

孔子何以得統于文王哉。當其時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而緝熙之統孔子實傳之矣。夫道統之相續原非墜地而真脈之通寄代不乏人。然則孔子之後可遂無傳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僅百有餘歲彼此非隔數代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鄒魯非隔封疆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夫以世若此居若此蓋聞見若斯之易也。然而當今之時固無有見而知之者乎。則亦無有聞而知之者乎。五世之澤未斬私淑幸茲有賴予何敢多讓焉。孟子曰任道統之意蓋已溢于言表矣。

文化已已

